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五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康誥

康者白虎通謂采也。蓋采地之稱。康叔封於衛。而猶稱康者。猶魯稱周公。燕稱召公。皆既封而以其采稱也。蔡氏曰。康叔。文王之子。武王之弟。武王誥命爲衛侯。○謹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。非也。蔡氏謂序者不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。是也。此序所繇失也。經稱王若曰。孟侯。朕其弟。康叔於成王。叔父也。非弟也。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。則既爲成王之言。何又以弟稱之。蔡氏所繇辨序也。不辨

乎此。亂賊託焉。漢王莽說之曰。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。嗚呼。序者之失。遂生亂階。豈其微哉。或曰。史記從序。謂康叔少未得封也。曰。康叔。武王同母弟也。禮記言武王九十而終。雖不足徵矣。然武王之受命。蓋未受命也。則武王克殷而封諸侯。其年老矣。其同母弟。必非幼者也。周書克殷篇曰。王卽位于社南。衛叔封傅禮。此史記所以言衛康叔封布茲也。蔡氏據之。謂康叔在武王時。非幼明矣。或曰。以左傳稽之。甯武子之爭衛祀也。則曰。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。言衛之命祀。而不及武王。則非武王封之也。曰。封言其君。祀言其神。命封與命祀不同也。中庸曰。武王未受命。周公成文武之德。又曰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斯禮

也。達乎諸侯大夫。蓋祀禮者。周公成之。成王行之。而武王不及命焉。以左傳稽之。楚子革言分物之繇曰。晉及魯衛。王母弟也。祝佗言康叔分物。命以康誥。而封於殷虛。且參周公唐叔而言曰。三者皆叔也。蓋叔者母弟之稱也。魯衛武王母弟。晉成王母弟也。夫以衛爲王母弟。分物以封。則武王封之也。若成王封之。則曰王叔父也。非王母弟也。非叔也。故佗之言曰。昔武王克商。成王定之。選建明德。以蕃屏周。其必自武王而及成王者。蓋有繇也。子產言晉封之繇曰。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。曷嘗自武王言之哉。且成鱣曰。昔武王克商。光有天下。其兄弟之國者。十有五人。蓋衛在其中矣。富辰言周之封建也。則曰。管。蔡。郕。霍。魯。衛。毛。

聃。邾。雍。曹。滕。畢。原。鄆。郇。文之昭也。此十六國者。皆武王兄弟而武王封之。其之國者。十有五人。公羊傳所謂周公不之魯也。謂康叔少未得封。故闕一人。則聃季尤少。又闕一人。何以盈十有五人乎。故佗之言曰。武王之母弟八人。周公爲大宰。康叔爲司寇。聃季爲司空。五叔無官。豈尙年哉。蓋康叔與聃季。在武王時。其年皆可官矣。故佗言康叔之封也。則曰。聃季授土。此自武王已官之。非自成王始官之。故以母弟稱。不以叔父稱也。劉子曰。昔武王克商。使諸侯撫封。蘇忿生以溫爲司寇。蓋武王克商。在位者六年。故蘇忿生與康叔。得以官於其閒也。安見武王官之而不命封乎。然則衛之命封。命於武王。非命於成王也。或曰。衛者。紂

都故地。其初三叔監殷。皆紂都矣。康叔安所封也。曰商頌
言邦畿千里。孟子言周制公侯皆方百里。彼紂都故地。殷
及三監之餘。豈不足以封衛乎。夫殷者。祿父也。周書作雒
篇曰。武王立王子祿父。俾守商祀。建管叔于東。建蔡叔霍
叔于殷。俾監殷臣。又曰。三叔及殷畔。周公作師旅。臨衛攻
殷。殷大震潰。遂曰。俾康叔宇于殷。其曰殷。曰三叔。曰衛。則
分地而並居也。臨衛以攻殷。則衛與殷鄰也。殷既潰矣。而
後康叔宇于殷。則益衛之封也。宇者。言乎其封域也。魯頌
曰。復周公之宇。統其所謂錫之附庸而言也。如衛非先封。
何以不曰建于衛。而曰宇于殷邪。左傳言季札觀樂。爲之
歌邶鄘衛。曰。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。是其衛風乎。然

則兼邶鄘衛者。自康叔然也。蓋衛者。武王封之。此康誥也。
邶鄘者。其武王有益之與。其成王有益之與。武王有益之。
故武王酒誥之妹邦。卽詩鄘風之沫鄉。鄘。漢志作庸。古通。
閭。左傳閭職。史記作庸職。祝佗言命以康誥者。所以言取
於有閭之士也。成王有益之。故周書言康叔之字者。猶定
亂而以薄姑益齊之封爾。非康誥也。燕平聲少閭及分物
聲屏音丙大叔大宰之大音太轉音專十有之有音又邶
音成明音耽雍去聲卯音荀監平聲雒與洛同祿父之父
方武反音甫邶音
背鄘音庸閭音炎
述曰。胡氏寅云。康誥者。武王告康叔也。朱子注大學從之。
此蔡義之所繇也。僞傳云。康。圻內國名。書疏云。馬王亦然。
鄭以康爲諡。今攷其言。皆非也。括地志云。故康城。在許州。

陽翟西北。此從馬王而爲之說爾。史記索隱引世本宋忠注云。康叔從康徙封衛。如其然也。史何以不稱衛誥如唐誥乎。周書豈無衛叔之稱乎。衛祝佗固以康誥言封衛也。史記云。康叔卒。子康伯立。如父旣諡康。子不得稱康伯也。譙周古史攷云。子牟伯立。蓋據左傳王孫牟而改稱也。世本云。康伯名髡。或作髦。杜氏世族譜云。王孫牟。康伯髦。則康伯原稱。不可改也。哀二年左傳云。敢昭告皇祖文王。烈祖康叔。文祖襄公。如康之爲諡也。與襄公例稱。當日康公。不當曰康叔矣。諡爲周道。周初若康叔大公。猶未以諡著也。謂史書其諡。若史記以康王之誥爲康誥者。非其例也。白虎通者。後漢書所稱諸儒會白虎觀議奏之經義也。蓋

班固集焉。白虎通云。文王十子。康南。皆采也。康。謂康叔之康。或曰。南者。明也。祝佗所稱明季也。鄭詩譜云。文王分岐。邦周召之地。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。則周召者。采也。周公封於魯。召公封於燕。天下皆稱曰周公召公。是采之名尤著也。康叔者。以字繫采也。叔字也。祝佗言康叔爲司寇。蓋出爲衛侯。入爲王卿。其食采於王畿如故也。誥稱康誥。猶詩稱周南召南也。引王莽者。漢書列傳也。禮記文王世子云。武王曰。夢帝與我九齡。文王曰。古者謂年齡。齒亦齡也。我百爾九十。吾與爾三焉。文王九十七乃終。武王九十。三而終。此言夢之言。不足徵也。互詳金縢疏。傳禮者相禮也。史記齊世家云。衛康叔封布采席。本紀作布茲。則茲者。

席也。引寧武子者。左傳僖三十一年文。引子革者。昭十二年文。引祝佗者。定四年文。引子產者。昭元年文。引成鱣者。昭二十八年文。引富辰者。僖二十四年文。引劉子者。成十一年文。引季札者。襄二十九年文。引閭職者。文十八年文。皆足徵也。文十三年公羊傳云。封魯公。以爲周公也。周公拜乎前。魯公拜乎後。然則周公之魯乎。曰。不之魯也。史記云。武王封周公於曲阜。周公不就封。留佐武王。於是卒相成王。其子伯禽就封。祝佗云。分魯公以殷民六族。遂云。是使之職事于魯。以昭周公之明德。皆自周公不之魯言也。蓋封周公者。武王而使魯公之國者。成王。自武王而及成王者也。互詳多方疏。詩閟宮云。王曰叔父。建爾元子。俾侯

于魯。叔父者。成王稱周公也。其曰建爾元子。而不曰建爾明成王。非封周公也。昭十五年左傳云。諸侯之封也。皆受明器於王室。又云。叔父唐叔。成王之母弟也。其反無分乎。蓋分者。分物以封也。昭二十六年左傳云。昔武王克殷。成王靖四方。康王息民。並建母弟以蕃屏周。此皆相發明者也。或曰。富辰云。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。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。其下乃以十六國言之。然則周公傷管蔡二叔而後封建也。衛在十六國中。非成王封之而何。是不然也。武王之時。周公定封建。故以周公言之。魯在十六國中。武王封之。非成王封之。據經傳而可知矣。則衛從可知也。其曰二叔者。杜氏謂夏殷之叔世。左傳疏謂與馬融義同。蓋古義

也。晉語言桀紂及幽王云。雖當三季之王。亦不可乎。昭六年左傳言夏商周云。三辟之興。皆叔世也。其例也。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。鄭詩箋亦然。皆非也。周公旣傷二叔。則管蔡亡矣。何以封建十六國又言管蔡乎。所謂蔡者蔡叔也。文之昭也。非蔡叔之子蔡仲也。不可以蔡仲之命言也。况管不再封乎。左傳疏云。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。此十六。彼十五者。人異故說異爾。蓋未察其所繇異也。若夫十五人而不言其不同母者。則爲母弟八人。而五叔次焉。詳下朕其弟疏。大傳云。祿父及三監叛。蓋祿父者武庚也。鄭詩譜云。武王伐紂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。三分其地。置三監。使管叔。蔡叔。霍叔。尹而教之。自

紂城而北謂之邶。南謂之鄘。東謂之衛。又云。殺武庚。伐三監。更於此三國建諸侯。封康叔於衛。後世子孫并彼二國。此鄭以邶鄘爲後世并之。非也。鄘與庸通。漢志云。邶以封武庚。庸管叔尹之。衛蔡叔尹之。以監殷民。謂之三監。故書序曰。武王崩。三監叛。周公誅之。盡以其地封弟康叔。遷邶庸之民于雒邑。故邶庸衛三國之詩。相與同風。此漢志以武庚列三監。不如鄭之從大傳也。然漢志與鄭皆從序說。而言三監之地者不同。皆意言之爾。以不知序失而欲申之也。周書世俘篇云。百弇以虎賁伐衛。蓋伐紂故伐衛也。是衛在紂時已名衛也。漢志河內郡朝歌縣。紂所都。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也。洙鄉。詳酒誥疏。洛誥云。無若火始燄燄。

漢書引作庸庸。亦庸古通間之例也。昭二十一年左傳。齊晏子云。昔爽鳩氏始居此地。又云。薄姑氏因之。而後大公因之。漢志云。周成王時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。成王滅之。以封師尚父。是爲大公。顏師古云。武王封大公于齊。初未得爽鳩氏之地。成王以益之也。今攷益之者。蓋孟子所謂慶以地也。

惟三月哉生魄。周公初基。作新大邑于東國洛。四方民大和會。侯甸男邦采衛。百工播民和。見士于周。周公咸勤。乃洪大誥治。

魄音拍見亦燕反

蘇氏曰。此洛誥之文。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。是也。蓋脫簡者。篇首四十八字也。三月在周公攝政之七年。据洛誥

篇終七年而繫之也。洛誥之史紀年。倒敘於篇終。此篇首三月。蓋從七年十二月而追敘其初也。哉。始也。月始缺而生魄。蔡氏謂十六日也。初基者。始基之也。於洛作王者之都。故曰新大邑。自鎬京在西者而言之。故曰東國洛。民大和會者。呂氏謂民來赴役。猶文王作靈臺。庶民子來也。侯甸男采衛者。此九服之五。皆九州中邦也。所以斥四方民之實也。言男邦者。互文也。不見要服者。鄭氏謂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。見猶效也。士。蔡氏謂事也。詩曰。勿士行枚。言百官布此民和。而效此作洛之事于周也。勤勞也。作洛之事既成。周公皆勞民之勞也。洪亦大也。洪大重文。猶詩稱宏大也。誥治者。洛誥篇中。周公告成王。將以治洛而治四

方也。蓋所告莫大焉。

鎬下老反要平聲
勞民讀勞去聲

述曰。大傳云。周公攝政四年。建侯衛。詩豳譜疏以爲封衛侯者。非也。是倒文而曲說也。周官大司徒疏引鄭言康誥云。時周公居攝四年也。此詩疏之所繇也。周語云。侯衛賓服。韋注云。自侯至衛。凡五圻。康誥曰。侯甸男邦采衛。是也。蓋酒誥於殷既言侯衛矣。此豈可以衛侯爲言乎。大傳云。攝政五年。營成周。蓋不以爲作洛於攝政七年也。傳以爲五年作洛。而侯衛民會。遂以爲四年建之爾。釋詁云。鴻代也。鄭以洪通鴻。書疏引鄭云。言周公代成王誥。蓋鄭以此爲康誥篇首。不知其脫簡。則從序而爲之說爾。或曰。漢書藝文志云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。大小夏侯三家經文。酒

詰脫簡一。召詰脫簡二。率簡二十五字者。脫亦二十五字。簡二十二字者。脫亦二十二字。此以古文校今文。漢志固不言洛。詰脫簡也。繇今攷之。書自古文而爲今文爾。孔孟之後。迄於先秦。經學旣日微也。古文之書。安知其必無脫簡乎。大學錯簡。或猶据古本以爭之。若夫詩簡先後。三家不同。齊詩采蘋先草蟲。魯詩衛風以黍離爲後。皆與毛詩異。而毛詩周頌武之簡次。又與宣十二年左傳所次者不同。非不皆傳於古也。且秦火不及易矣。易繫辭夫一地二之簡。程子謂脫簡於下焉。天數五地數五之簡。朱子謂脫簡於下焉。今以易文攷之。皆足徵也。今之易出於費氏。漢志謂費氏經與古文同。蓋古文易之脫簡。不以秦火而然。

也。則康誥可推也。此脫簡四十八字。在康誥則綴旒而義
室。在洛誥則冠首而文完。經曰東國洛。曰誥治。其爲洛誥。
卽經文而可據也。於康誥何有焉。大傳云。周公營洛。以觀
天下之心。又云。周公曰。示之以力役。且猶至。况導之以禮
樂乎。然後敢作禮樂。書曰。作新大邑于東國洛。四方民大
和會。此之謂也。繇傳言之。則營洛爲私矣。非周公意也。然
傳引書而不言康誥。其說又不以康誥爲言。而言乎營洛。
則此傳之說。或爲古洛誥之傳聞者歟。方氏苞云。康誥序
及康誥之首。皆劉歆竄之爾。又云。康誥之首。其地其時。與
多士篇應。而見士于周。義亦近焉。蓋五服之國。貢士于周。
故公因而告之。是不然也。漢書王莽傳。言公孫祿數歆之。

罪云顛倒五經。令學士疑惑。蓋以歆繼父向校書而歆附葬。故也。今攷漢書藝文志。於尙書言向校者。不言康誥脫簡。使歆自多士篇首而竄之。是以爲康誥脫簡也。豈歆不慮議者執向校以議之乎。夫顛倒者。自其有而顛之倒之也。若竄其說於書序中。則自無而有矣。豈顛倒之謂乎。書序漢初旣出。當時以序爲孔子作。蓋序列經中也。則公孫祿何不數其竄無爲有乎。史記言康誥者與序同。方氏亦以爲歆竄之也。則公孫祿何不數其竄史文乎。史記在當時。稱太史公書。非獨中祕有之也。多士云。惟三月。周公初于新邑洛。用告商王士。此固爲多士之首矣。如以爲今康誥之首。乃多士之首也。則旣曰惟三月。哉生魄。又徒曰惟

三月可乎哉。始釋詁文。魄說文引作霸。謂月始生霸然也。承大月二日。小月三日。釋文引馬云。魄。朏也。謂月三日始生。兆朏。名曰魄。今不從者。說文云。朏。月未盛之明也。漢志引古文月采云。三日曰朏。如謂魄與朏同。何以召誥言三月丙午朏。此又言三月哉。生魄乎。召誥之三月。非卽此作洛之三月乎。蓋魄與朏不同也。漢志引劉歆三統云。死霸朔也。生霸望也。又云。周書武成篇。惟一月壬辰。旁死魄。注云。魄。月質也。月二日以往。月魄死。此蔡義之所繇也。禮記鄉飲酒義云。月在三日則成魄。蓋禮記多漢儒爲之。故白虎通與禮記說同。未可執也。今以召誥攷之。周公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。十四日丁巳郊祀。十五日戊午祭社。十六

日哉生魄。初基作邑。二十一日甲子。用書丕作。皆相參也。釋詁云。初基始也。襄二十九年左傳云。始基之矣。釋詁云。基謀也。書疏謂鄭以爲此時未作邑。而以基爲謀。蓋鄭自康誥言之也。然經言作。而鄭言未作。則民會者奚事乎。九服詳酒誥疏。鄭義見書疏。史記天官書注云。效見也。今轉注之。引詩者。東山文。毛傳云。士事也。勤勞。釋詁文。詩采芣序云。出車以勞還。杕杜以勤歸。杕杜序云。勞還役也。以役旣還而勞之。知事旣成而勞之也。周公於君奭。以永遠念爲言。永遠者。亦重文也。釋詁云。洪宏大也。詩民勞云。而式宏大。蓋大之大者也。

王若曰。孟侯。朕其弟。小子封。

王蔡氏謂武王也。王若曰者。史文之常。非代言也。左傳言踐土之盟。其載書亦爲王若曰之文也。孟長也。康叔監諸侯。則爲長矣。呂氏春秋曰。齊湣王。周室之孟侯。小子。後生也。封康叔名。蓋稱孟侯者。明其宜不失所職也。稱朕其弟者。明其宜不負所親也。稱小子者。明其宜不忘所教也。長丈反。監平聲。湣與閔同。

述曰。引左傳者。定四年文。僞傳云。周公稱成王命。言王使我命其弟封。此從序言之。於經病添文也。江氏從鄭說。於上文乃洪大誥治云。周公代成王誥。故下稱王若曰。然仍是周公之命。故又云朕其弟。篇首申明代王誥。故下不嫌仍述周公之言。此江氏本惠氏棟說而申鄭者也。顧其所

謂不嫌者。非乃嫌乎。夫多士者。代誥也。其篇首云。惟三月。周公初于新邑洛。用告商王士。遂云。王若曰。爾殷遺多士。而自王若曰。下皆王之言。無一言爲周公之言者。何也。嫌也。不可以周公之言僞王之言也。且多方者。亦代誥也。其篇首云。惟五月。丁亥。王來自奄。至于宗周。遂云。周公曰。王若曰。猷告爾四國多方。又云。嗚呼。王若曰。誥告爾多方。其必於周公曰下。嗚呼下。皆書王若曰者。何也。嫌也。故自王若曰下。皆王之言。亦無一言爲周公之言者。代誥之體然也。今康誥王若曰下。言朕其弟者。必王之弟也。以其爲王之言也。繇鄭言之。則嫌矣。偶與稱通。大傳云。天子太子。年十八曰孟侯。孟侯者。於四方諸侯來朝。迎於郊。問其所不

知也。鄭大傳注云。孟迎也。書疏云。鄭以總告諸侯。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。而呼成王。蓋卽大傳之略說也。段氏云。孟諸。一曰望諸。古字通也。望有迎義。王氏鳴盛云。大傳之說。秦火以前。先師遺義也。禮文王世子云。仲尼曰。昔者周公攝政。踐阼而治。抗世子法於伯禽。所以善成王也。是周公居攝時。以世子禮教成王。則呼成王爲孟侯。不足異也。今不從者。伏說孟侯。雖古說而非古義也。禮稱仲尼之言者。夫固謂成王幼。不能蒞阼。以爲世子。則無爲也。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。使之與成王居。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。今以孟侯呼之。將周公視成王如世子。妄使無爲而有爲乎。是奚所謂抗法者乎。故書疏難鄭云。豈

周公自許天子。以王爲孟侯。不可信也。又云。鄭言周公代成王誥。何代誥而反誥王。呼之曰孟侯。爲不辭矣。引呂氏春秋者。正名篇文。其誠廉篇云。世爲長侯。孟侯者長侯也。此古義也。猶襄四年左傳之言元侯也。經稱王若曰孟侯。則鄭謂總告諸侯者。非也。監義詳梓材篇。史記云。武王同母兄弟十人。母曰大妣。文王正妃也。其長子曰伯邑考。次曰武王發。次曰管叔鮮。次曰周公旦。次曰蔡叔度。次曰曹叔振鐸。次曰成叔武。次曰霍叔處。次曰康叔封。次曰聃季載。聃季載最少。此所次之詳也。定四年左傳言五叔無官者。謂管叔。蔡叔。曹叔。成叔。霍叔也。杜注不數曹叔。而數毛叔明者。殆文之譌爾。

惟乃丕顯考文王。克明德慎罰。不敢侮鰥寡。庸庸。祇祇。威威。顯民。用肇造我區夏。越我一二邦以修。我西土惟時怙冒。聞于上帝。帝休。天乃大命文王。殪戎殷。誕受厥命。越厥邦厥民。惟時敘乃寡兄勛。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。

祇音支。怙音戶。冒莫報反。殪於計反。勛許玉反。

惟乃語辭。猶下文言乃惟也。丕大顯明也。丕顯考者言大明之父也。克能也。左傳曰。明德慎罰。文王所以造周也。明德務崇之之謂也。慎罰務去之之謂也。蔡氏謂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是也。鰥寡者德易遺而罰易及也。文王先窮民而不敢侮焉。則能德無不明。罰無不慎者矣。庸用祇敬也。用可用敬可敬。明德也。威可威。慎罰也。若是者使民知德而恥罰。所以明民也。蓋下文所謂新民者在是矣。中夏

有九州之區域。故曰區夏。越于也。文王起西周之土。三分天下有其二。先繇少者而漸有之。故曰一二邦。時是怙恃也。冒者如天之覆物也。戎殷蔡氏謂大殷也。越及也。敘順也。惟時敘者。猶下文言有敘時曰時敘也。乃猶汝也。寡兄武王自謂也。蔡氏謂寡德之兄也。言文王用是明德慎罰而明民者。肇始造我區夏。于我一二邦。漸以修治。既而凡我西土。惟是明德慎罰者。恃爲覆冒。遂聞于上帝。而帝休美之。天乃因大命文王。殪滅大殷。文王大受其命。及受其邦其民。皆惟是明德慎罰之敘順也。汝寡德之兄。亦於是勸勉。故今汝小子封。方在此東土焉。蓋區夏之中。自西土而言衛。則衛爲東土也。吳氏曰。殪戎殷。武王之事也。此稱

女王者。武王不敢以爲己功也。

去上聲。易以智反。

述曰。惟乃不訓。惟汝者。兄與弟言。無稱父爲汝父也。此與乃寡兄之乃不同。盤庚云。乃威大不宣。乃心亦文同而義異也。釋詁云。顯光也。明猶光也。引左傳者。成二年文。務去之者。謂不妄罰而欲其無罰也。經曰。慎罰。不曰慎刑者。分言之。則刑罰不同。統言之。則刑亦罰也。故曰。罰蔽殷彝。用其義。刑義殺。大傳云。子夏曰。昔者三王。愍然欲錯刑。遂罰。平心而應之。和然後行之。然且曰。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。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。如此者三。然後行之。此之謂慎罰。注云。錯處也。遂行也。孟子云。老而無妻曰鰥。老而無夫曰寡。老而無子曰獨。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。天下之窮民而

無告者。文王發政施仁。必先斯四者。蓋据經之言鰥寡而知也。經不言獨孤者。從可推也。成八年左傳云。周書曰。不敢侮鰥寡。所以明德也。傳不言慎罰者。慎罰亦在明德中也。詩小宛云。哀我墳寡。宜岸宜獄。蓋罰之易及也。宣十五年左傳云。晉侯賞中行桓子。亦賞士伯。羊舌職曰。周書所謂庸庸。祇祇者。謂此物也。夫士伯庸中行伯。君信之。亦庸士伯。此之謂明德矣。文王所以造周。不是過也。杜注云。可用。敬可敬。繇是推之。則威可威也。釋詁云。庸勞也。釋訓云。庸庸勞也。可用。則有勞矣。故曰。車服以庸。酒誥云。厥命罔顯于民。顯民者。非顯于民也。新民。裕民。經文一例也。釋詁云。肇始也。論語云。區以別矣。別爲九州者。區域也。詩元

鳥云。肇域彼四海。言區夏也。越于。詳盤庚疏。中庸鄭注云。修治也。怙恃。釋詁文。古者天子執冒。禮說謂取其德覆天下也。蔡傳云。怙之如父。冒之如天。蓋平言乎怙冒也。今攷君奭云。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。絲是推之。則怙冒非平言也。孟子趙注。論衡引康誥曰。冒聞于上帝。江氏云。冒猶上進也。說文云。卯冒也。二月萬物冒地而出。是冒爲上進之義也。今不從者。君奭云。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。聞于上帝。又云。惟茲四人。昭武王惟冒。又云。丕冒。皆從冒絕句也。說文云。殪死也。言死滅也。釋詁云。戎大也。詩大明云。變伐大商。周語引大誓云。戎商必克。言雖大商亦必克也。今詳逸文。宣六年左傳言伐狄云。將可殪也。引此經言之。杜注云。

殪盡也。言以兵伐殷盡滅之。如杜說則爲戎殪殷矣。或曰殪當作壹。中庸云壹戎衣。鄭云戎兵也。衣讀如殷聲之誤也。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。鄭破衣爲殷非中庸本文也。卽如鄭說以言此經亦病添文矣。况壹者實數也。宜言武王豈可以言文王乎。僞傳云殺兵殷何其不辭也。誕受厥命。越厥邦厥民。以一句讀也。梓材云皇天旣付中國民。越厥疆土于先王。蓋越及也。言皆付而受之也。詩大明云維此文王。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。聿懷多福。厥德不回。以受方國。其義也。僞傳云大受其王命於其國其民。惟是次序。蔡傳言邦民之時敘者略同。繇是言之。上下經文皆不貫也。釋詁云順敘也。今轉注之。寡兄者寡人之例也。詩思齊云。

則于寡妻。毛傳云。寡妻。嫡妻也。鄭箋云。寡妻。寡有之妻。言
賢也。書曰。乃寡兄勸。今攷寡妻之訓。是也。鄭以此篇爲周
公代誥。訓寡兄爲寡有之兄。非也。僞傳云。汝寡有之兄。武
王。蓋與鄭同。蔡傳云。康誥。酒誥。梓材。三篇。言文王者非一。
而略無一語。以及武王。何邪。今之難蔡者。皆由鄭以爭之。
謂寡兄之云。此其及武王者也。然三篇之文。何惟及寡兄
一語而已乎。非立文之體也。且誥爲典策。非家人之燕語。
既於丕顯考稱文王。而不於寡兄稱甯王。若武王。尤非尊
君之體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封。汝念哉。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。紹聞衣德言。往敷
求于殷先哲王。用保乂民。汝丕遠惟商耆成人。宅心知訓。別求

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。宏于天。若德裕乃身。不廢在王命。音通

聿衣
去聲

自此而下三節。蔡氏以爲言明德者是也。在。察。通。述也。乃猶汝也。乃文考者。自民言之也。紹繼也。衣者身服而依之也。往者往東土也。敷徧不。大也。惟思由行也。蓋求而思之。思而又求之。求之則聞而行之。互文也。耆老也。謂商老成人也。古先哲王謂唐虞夏也。用以保安。又治也。言以安治民。梓材所謂引養也。宅猶安也。訓者老成人之德訓也。若箕子稱鴻範彝訓。洛誥稱惇典殷獻民者也。遠思者安其心而知德訓。大學知止者所以必格物致知也。知止則其心安宅焉。此明德以新民者所宜先也。康樂也。周官曰。康

樂安平言以樂安民。梓材所謂引恬也。蓋非宅心知訓。無以乂民而保民。故其義貫乎二者之間。皆互文也。蔡氏謂經緯以成文者若斯也。宏大也。天者蔡氏謂此心之天也。蓋承上文宅心而言。以下文宅天命推之。則心者夫之所宅也。中庸曰。浩浩其天。此明德之原。易所謂天德也。宏于天者。論語所謂人能宏道也。若順也。商書曰。民有不若德。詩曰。順德之行。裕寬也。洛誥曰。惇大成裕。內宏者。外必裕。故蔡氏以心廣體胖言之也。武王之言。而稱王命者。以乃身自康叔言之也。論語曰。邦有道不廢。今言不廢在王命者。倒文也。謂大德之身。蓋在王命不廢者也。酒誥曰。永不忘在王家。其爲文同也。言汝念明德哉。今民將察乎敬述。

汝文考者。汝必紹繼所聞於文考。身服而依其德言。汝往。又必徧求于殷先明王。商老成人。別求于古先明王。汝大而遠思其德。將心知既定。卽所聞以由行。庶幾用德斯民。則大其德于此心之天。而順德寬乎汝身。此不廢其身。必在王命矣。○謹案武王之言。今可攷也。易曰。天在山中大畜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。以畜其德。夫君子之德。此心之天。大畜之象也。蔡氏稱易而言此德焉。宜矣。其身有此德。苟非在王命不廢。將奚在哉。故大畜曰。不家食。吉。言不廢也。且不聞論語告子祿者。言行之慎乎。曰。多聞闕疑。又曰。多見闕殆。夫疑殆者。非宅心之安也。多其聞見。闕其疑殆。而慎其言行。則宅心知訓之道也。故論語曰。祿在其中矣。

其於所謂不廢在王命者亦不足參乎。

樂音落。胖步丹反。識音志。言行讀行。

夫聲

述曰。在。祭。適。述。紹。繼。皆。釋。詁。文。釋。文。引。馬。云。適。述。也。從。釋。詁。也。襄。三。十。一。年。左。傳。云。衣。服。附。在。吾。身。劉。熙。釋。名。云。衣。依。也。則。衣。其。衣。者。非。身。服。而。依。之。乎。詩。賁。箋。云。敷。徧。也。不。大。惟。患。釋。詁。文。詩。蕩。云。人。尚。乎。由。行。毛。傳。云。行。是。道。也。釋。詁。云。耆。老。壽。也。則。耆。亦。老。也。商。老。成。人。酒。誥。所。謂。殷。獻。臣。者。可。推。也。保。安。又。治。釋。詁。文。又。古。通。艾。詩。南。山。有。臺。云。保。艾。爾。後。毛。傳。云。保。安。也。艾。養。也。蓋。艾。者。又。也。艾。之。治。疾。治。之。所。以。養。之。也。故。治。民。者。取。焉。釋。言。云。宅。居。也。居。則。安。之。矣。孟。子。云。仁。人。心。也。又。云。仁。人。之。安。宅。也。僞。傳。以。訓。爲。訓。

民。蔡傳亦同。此於義未融也。詩烝民云。古訓是式。此求于古也。詩蕩云。雖無老成人。尙有典型。蓋典型之訓。皆老成人之德所存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古先哲王。虞夏也。鄭不舉唐。非稽古之備也。康樂釋詁文。周官小行人云。康樂和親安平。爲一書。言民之樂安也。釋詁云。宏。大也。引易者。乾象傳及大畜象傳文。張氏清子云。天在山中。畜其氣也。凡山中有雷雨風雲之氣。皆天也。列子張湛注云。自地以上。皆天也。故曰。天在山中。繇是觀之。則君子之大畜者。必自有其天也。召誥云。今冲子嗣。則無遺壽考。曰。其稽我古人之德。矧曰。其有能稽謀自天。林氏以言此經。所謂稽謀自天者。蓋在其中矣。引詩者。詩抑文。廣雅云。裕。寬也。詩角弓云。綽

綽有裕。毛傳云。綽。綽寬也。裕。饒也。則裕亦寬也。不以孟子有餘裕言之者。德無所謂有餘也。禮表記云。以德報怨。寬身之仁也。此老氏之言。論語辯之矣。非德裕也。易晉象傳云。裕。光咎。未受命也。今之不廢。其裕而受命者也。僞傳云。大于天爲順德。則不見廢。常在王命。書疏申之。謂汝身不見廢。是也。然傳於裕之爲言。不既遺乎。詩韓奕云。無廢朕命。其文其義。皆與此經不同。蔡傳云。不廢在王之命。蔡於在之爲文。則礙焉。江氏云。在。存也。蓋以爲不廢王命。則存之也。然經何不遂言不廢王命邪。王命行之而不廢。豈惟存之已邪。古之爲文者。有倒文焉。詳下政人疏。荀子云。康誥曰。宏覆乎天。若德裕乃身。不廢在王庭。此段氏据宋本。

荀子所引者。蓋宏下有覆字。于作乎。命作庭。皆異文也。今攷於經。宏覆乎天。自民之保。又康保者言之。是矣。若夫所謂宅心知訓者。以宏覆言之。於義未融也。蓋此宜爲總承之辭故也。如以此爲偏連。康保一言。則保又一言。病乎短矣。其文固耦而非奇也。曰宏于天。曰宏王。於義皆融也。凡在王庭者。皆在王命而不廢矣。今方誥之。俾往而就國焉。則王命之稱。於文尤洽也。論語云。多聞闕疑。慎言其餘。則寡尤。多見闕殆。慎行其餘。則寡悔。又云。言寡尤。行寡悔。勞氏潼云。聞屬言。見屬行。此互文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小子封。恫瘝乃身。敬哉。天威棐忱。民情大可見。小人難保。往。盡乃心。無康好逸豫。乃其乂民。我聞曰。怨不在大。亦不

在小。惠不惠。懋不懋。

惻音通瘵。古頑反。裴音匪。忱音沈。好呼報反。

惻痛瘵病也。下文言康好逸豫。言大小之怨。言不惠不懋。皆身之痛病也。蓋此總下文而言也。言汝以爲身無痛病。非敬也。今以爲痛病汝身。汝敬之哉。裴輔。忱誠也。小人小民也。言天明威而輔人之誠。誠者明德之至也。蓋不誠則不輔。誠而後輔之。下文所以言惟命不于常也。此詩所謂命之不易者。言天威所輔之難也。此何自見乎。皋陶謨曰。天明威。自我民明威。民情好惡。皆天威所自見也。見民情之難保。卽大可見天威所輔之難。蓋民情大可見。卽見之於小民難保也。大學曰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辟則爲天下僂矣。康

安。豫樂也。言民情之難保。汝往則盡汝心而保之。毋安好
乎逸樂。乃其所以用保人民也。怨不在大者。雖小而怨也。
怨亦不在小者。雖小而大也。言我聞言民情者若此。小民
所以難保也。國語引此而說之曰。夫君子能勤小物。故無
大患。其通於上下文者與。惠順也。堯典曰。亮采惠疇。懋勉
也。皋陶謨曰。政事懋哉懋哉。言汝順其不順者。汝勉其不
勉者。此惻瘝乃身。戒逸豫而以敬求誠。蓋明德之至也。則
民怨無由生焉。雖難保而可保矣。天威終輔其誠矣。此皆
言明德也。而慎罰之義存焉。特未分而言之爾。蓋慎罰者
自明德而推之也。易以智反辟
音僻樂音落
述曰。惻痛。釋言文。瘝與鰥通。釋詁云。鰥病也。書疏引鄭云。

刑罰及已爲痛病。僞傳云。治民除惡政。如痛病在汝身。欲去之。蔡傳云。視民之不安。如疾痛之在乃身。此皆於經添文而偏言之也。皆未察此爲總下文者也。威。今本作畏。攷工記注云。故書畏作威。繇今攷之。釋詁郭注。引天威。斐忱。風俗通。引天威。斐。蓋。此與文選幽通賦注所引者皆作威。蓋古本也。今從之。釋詁云。斐。輔。備也。則斐亦輔也。風俗通引忱作。蓋古通也。釋詁云。。誠也。說文云。忱。誠也。僞傳云。天德可畏。以其輔誠。人情大可見。以小人難安。傳於天人之際。未能貫而言之也。蔡傳云。天命不常。雖甚可畏。然誠則輔之。民情好惡。雖大可見。而小民爲難保。繇蔡言之。於義未融也。雖之爲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江氏云。天威輔誠。

於民情大可見矣。顧小民不易保也。今以本文言之。顧之爲言。亦於義未融也。引詩者。文王文。易咸彖傳云。觀其所感。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於觀其所恆。亦云然。此所謂民情大可見也。釋詁云。康安也。豫樂也。引國語者。晉語文。釋言云。惠順也。或曰。釋詁云。惠愛也。孟子云。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。言愛不愛也。然孟子有以及之文。其義明矣。今惟曰愛不愛。將無晦乎。昭八年左傳。引懋作茂。釋詁云。茂勉也。

己。汝惟小子。乃服惟宏王。應保殷民。亦惟助王宅天命。作新民。
己音以應去聲

己。語辭。猶咨也。服事也。上文言明德者。旣言宏于天矣。此

言宏王者。蓋以德之宏者宏王也。其爲文猶左傳所謂勤王。穀梁傳所謂大天子也。此武王之言。不稱朕而稱王者。以汝服自康叔言之也。應者與王應也。易義凡與之同而相助者。則曰應。若无妄曰剛中而應。大亨以正。天之命也。言殷民者。衛故殷紂都也。左傳曰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。天命者。卽民情大可見之天威也。天命言宅者。詩所謂乃眷西顧。此維與宅也。言汝事惟宏王焉。王之宏者在克殷而保殷民。汝其應之以保殷民乎。蓋王之宏者。莫宏于安宅。天命之大。而民者天命之寶。必於保民者。以作起新民。則天命方安宅焉。此保民所以爲王之宏者也。汝之宏王。亦惟助王安宅天命者。必作起新民。明宏王之事在新民也。

蓋新民者明德之功。蔡氏謂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。是也。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。故慎罰者明德而新民之一事。以其事大則分而言之矣。分民之分去聲。音騰。

述曰。已義詳大誥疏。服事釋詁文。僖二十五年左傳云。求諸侯莫如勤王。言勤王事也。詩下泉云。四國有王。郇伯勞之。言有王事而勞其勤也。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冬。天王狩于河陽。穀梁傳云。以河陽言之。大天子也。則言宏王者可推也。昭八年左傳云。惠不惠。茂不茂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。此隳栝引經之辭。非以乃服惟宏離經也。段氏執之以爲從宏絕句焉。非也。其讀曰。王應保殷民。將王之爲言。不以汝服自康叔言之乎。是王言不稱朕而自稱王也。非體

也。僞傳云。上以應天。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。傳言應天。於經病添文也。或曰。應與膺通。詩賁云。我應受之。周語韋注云。應猶受也。王氏引之云。應保受保也。猶洛誥於民言承保也。繇今攷之。通易於書。以相應言之。其於所謂助王者躍如也。其受保不言而可知也。易坤彖傳云。應地无疆。亦句例也。蔡傳云。應和也。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。和保殷民。以助王安定天命。而作新斯民也。今不出之者。說文云。和相應也。則應者和也。以言此經。保安其民。無不和者。言保則和在其中矣。蔡於宏王與保民者。本言之。則惟宏王之惟。經文不偏乎。故經言亦惟者。蔡遂無以言之也。其於宅天命與作新民者。亦平言之。蓋未審矣。引左傳者。定四年

文。蓋祝佗之言也。其上文云。昔武王克商。成王定之。選建明德以蕃屏周。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。於周爲睦。分魯公以殷民六族。命以伯禽。又云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。命以康誥。遂云。分唐叔以懷姓九宗。命以唐誥。皆蒙上文周之選建者而統言之也。此史家所謂統敘灋也。其分魯公與分唐叔。蒙成王而言。其分康叔。蒙武王而言。傳文曷嘗言成王分康叔邪。其分魯公而上。特言周公者。以武王封周公于魯。周公不就封。然後成王分魯公。不可不特言而遞乎其閒也。此明與分康叔者爲統敘武王之文矣。彼偏舉傳文。遺武王而言成王者。將不蔽乎。是故此所謂殷民者。蓋誅紂後之殷民也。非誅武庚後之殷民也。引詩者。皇矣

文。毛傳云。宅居也。鄭箋云。言天意常在文王所。蓋若安居之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封。敬明乃罰。人有小罪。非眚。乃惟終。自作不典。式爾。有厥罪小。乃不可不殺。乃有大罪。非終。乃惟眚災。適爾。既道極厥辜。時乃不可殺。眚所領反

自此而下十二節。蔡氏以爲言慎罰者是也。眚。過也。謂過誤也。終者。以惡終也。典。灋也。式。用也。梓材有式典之稱。今言式爾者。謂用不典如此也。不可不殺者。堯典所謂怙終賊刑也。災害也。眚災。謂過誤之害也。適爾者。蔡氏謂適偶如此也。道言也。既言極其罪。使知其罪犯殺也。時是也。不可殺者。堯典所謂眚災肆赦也。

述曰。禮緇衣。引明作民。蓋聲近而譌也。膏過災害。詳堯典疏。釋詁云。典。灋常也。則典亦灋也。灋。古法字。王符潛夫論。引式作戒。蓋形近而譌也。式。用。釋言文。僞傳云。用犯汝。蔡傳云。用意如此。皆於經病添文也。詩伐木云。寧適不來。言偶不來也。列子云。鄭國之治。偶耳。猶適爾也。孝經云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。大學鄭注云。道。猶言也。蔡傳云。既自道盡其情。又云。諸葛孔明治蜀。服罪輸情者。雖重必釋。此以其情訓厥辜。非也。經言厥辜。自司罰者言之。傳言其情。則自犯罪者言之矣。夫察其膏災。豈宜無所道而赦之乎。明爲膏災。則彼之自道。不言而可知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封有敘時。乃大明服。惟民其勅懋和。若有疾。惟民其

畢棄咎。若保赤子。惟民其康乂。

時是也。是上文所謂殺不殺者也。勅古通敕戒也。左傳曰。乃大明服。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。不亦難乎。言有順是者。乃其大明。殺者民畏服。不殺者民懷服。則惟民其勅戒而勉於和順矣。若有疾者。蔡氏謂以去疾之心去惡是也。若有疾。則惟民其盡棄惡矣。此自殺者而推其餘也。若保赤子者。蔡氏謂以保赤子之心保善是也。若保赤子。則惟民其樂治矣。此自不殺者而推其餘也。康乂者。兼保乂康保言之也。

述曰。引左傳者。僖二十三年文。僞傳以時乃連文。失其讀矣。勅古通敕。詳皋陶謨疏。僞傳訓勅正言戒正之也。荀子

云。誠乎上。則下應如響。雖欲無明達得乎哉。書曰。乃大明服。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。此之謂也。蓋力者勅之文脫爾。而者若之聲轉爾。荀子說之。以爲其應之疾速焉。非經之本義也。上下經文。於文未適也。釋詁云。畢盡也。廣雅云。咎惡也。大學引若保赤子。若作如。聲轉而義通也。大學說之云。心誠求之。雖不中。不遠矣。孟子說之云。赤子匍匐將入井。非赤子之罪也。皆經之本義也。

非汝封刑人殺人。無或刑人殺人。非汝封又曰。劓人。無或劓人。劓。割牛器反。則如置反。

言刑與殺。重刑也。劓。割鼻。則。斷耳。輕刑也。蔡氏謂刑殺者。天之所以討有罪。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。汝無或以己而

刑殺之是也。又曰者。設爲康叔之辭。言旣欲重之。又曰從輕也。自重而輕。且不可。况自輕而重乎。此互文也。今讀之曰。非汝封。則人則人。無或則人則人。非汝封。又曰刑殺人。無或刑殺人。此互文讀之。則得其自輕而重者矣。

述曰。虞翻易注云。割鼻爲劓。說文云。則。斷耳也。蔡傳云。則。周官五刑所無。呂刑以爲苗民所制。非也。呂刑云。爰始淫爲劓。則極黥。言有苗始淫爲之。非始制也。易噬嗑上九云。何校滅耳。蓋則刑也。蔡傳云。又曰。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。非也。康誥篇中。設辭者數。此當承非汝封而言也。多士云。今爾又曰。其句例也。古史互文之義。旣省文。且舉隅也。或曰。無或刑人殺人。非汝封。以一句讀也。非也。如其讀。則

又曰而下於文未適也。

王曰。外事。汝陳時臬。司師茲殷罰有倫。

臬魚列反

外事外服也。酒誥曰。越在外服。侯甸男衛邦伯。蓋對內服而言。康叔以孟侯爲監。外事其所司也。臬灋也。經不曰汝陳時臬事。異於下文。以蒙上文外事而言也。司主也。師者。猶史記所謂前事之不忘。後事之師也。蓋卽敷求于殷先哲王者而師之也。言今之外服。汝陳列是灋。主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。○或曰。左傳稱康叔爲司寇。蓋康叔以司寇封衛。故言慎罰之詳也。曰。非也。刑罰者。諸侯外事之大者也。其或不慎。國命傾焉。豈以其爲司寇而後詳之哉。康誥詳慎罰。所以明諸侯外事之大者也。後世律書。雖至精之

意。能不自康誥推之耶。然使後世司外事者。其於刑罰。苟焉而已。逸大奸而虐無辜。則國命無可言矣。猶得徒問之司寇乎。監去聲

述曰。蔡傳引陳氏云。外事有司之事也。蓋以司爲有司。江氏云。周官聽獄于外朝。故曰外事。皆於義未融也。說文云。臬。射準的也。釋宮郭注云。臬。門槩也。蓋有準限之灋焉。廣雅云。臬。灋也。司。主。詳高宗彤日疏。周官云。宰夫辨其八職。二曰師。三曰司。今不以言此經者。於文未適也。引史記者。賈誼過秦論稱野諺之言也。大傳引書曰。茲殷罰有倫。蓋不與司師連文。失其讀矣。或曰。師用殷罰者。周初得天下。故也。若其後。何以師用殷罰爲哉。是不然也。旣曰殷罰有

倫。此孟子所謂殷受夏。周受殷者也。非必惟周初而然也。

又曰。要囚。服念五六日。至于旬時。不蔽要囚。

要於宵反

又曰者。承上文王曰之辭。蓋重提而告之也。要囚。要辭以囚之。言結其獄也。蔡氏曰。服念。服膺而念之。旬。十日。時。三

月。爲囚求生道也。蔽。斷也。

重如字爲去聲

述曰。多方篇書王曰。終書又曰者。丁寧而告之也。君奭篇書公曰。中書又曰者。重提而告之也。則康誥可推也。多方云。我惟時其戰要囚之。言要辭以囚之也。周官鄉士云。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。鄭注云。要之。爲其罪瀆之要辭。詩關雎毛傳云。服思之也。詩疏引王申毛云。服膺思念之。旬時。詳堯典疏。周官大宰注云。蔽。斷也。昭十四年左傳云。蔽罪。

邢侯其義也。周官小司寇云。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。附于刑。用情訊之。至于旬。乃蔽之。鄉士云。旬而職聽于朝。遂士云。二旬而職聽于朝。縣士云。三旬而職聽于朝。皆云。司寇聽之。方士云。三月而上獄訟于國。司寇聽其成于朝。此旬時之制也。唐書言太宗云。死者不可復生。決囚雖三覆奏。而頃刻之間。何暇思慮。自今宜二日五覆奏。亦其遺也。歐陽氏修瀧岡阡表。言其父爲吏云。父治死獄。求其生。曰。求其生而不得。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。矧求而有得邪。

王曰。汝陳時臬事。罰蔽殷彝。用其義刑義殺。勿庸以次汝封。乃汝盡遜。曰。時敘。惟曰。未有遜事。

彝音夷

義者。時瀧之宜也。次者。適而就之也。禮曰。適次。遜順也。此

顧上文陳時臬者而申言其事。蔡氏曰。汝陳是瀟事。罰斷以股之常瀟矣。其刑其殺。必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。又可以就汝封之意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。雖曰是有敘。汝惟曰。未有順義之事。蓋矜喜之心生。乃怠惰之心起。刑殺所繇不中也。

述曰。中庸云。義者宜也。義古作誼。故訓之曰宜也。引禮者儀禮大射禮文。遜順。詳堯典疏。釋詁云。彝。瀟常也。則彝者常瀟也。荀子致仕篇云。書曰。義刑義殺。勿庸以卽汝。惟曰。未有順事。言先教也。其宥坐篇。引卽汝作卽予。其餘所引同。蓋卽汝下無封字。又無乃汝盡遜。曰時敘之文。次作卽。遜作順。殆所傳者異也。抑荀子槩括而引之歟。其以先教

言之者明德之義也。詩板箋云。卽就也。

已。汝惟小子。未其有若汝封之心。朕心朕德。惟乃知。

未其有若者。言未見他人有如之也。蔡氏謂年雖少而心獨善也。記曰。德者得也。凡得於心者。謂之德。故武王自言曰。朕心朕德。蔡氏曰。汝心之善。固朕知之。朕心朕德。亦惟汝知之。將言用罰之事。故先發其良心焉。

述曰。引記者。樂記文。

凡民自得罪。寇攘姦宄。殺越人于貨。斃不畏死。凡民罔不斃。

斃音閔。斃徒對反。

自得罪者。自甘爲之。蔡氏謂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。攘者。有因而盜也。商書曰。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。寇及

姦宄。說詳堯典。越者蔡氏謂顛越也。盤庚曰。顛越不恭。于者。往取之也。言殺人。顛越人。而往取其貨也。譬強。慤慤也。此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。蔡氏曰。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。非爲之爲去聲。強平聲。當去聲。

述曰。莊九年左傳云。請受而甘心焉。言自甘也。荀子引書曰。凡人自得罪。民作人說之云。莫不服罪而請。蓋以自得罪爲服罪焉。於文未適也。且上下經文。皆不貫也。攘義。詳微子疏。詩蕩言殷商云。寇攘式內。鄭箋云。式。用也。寇盜攘竊爲姦宄者。使用事於內。蓋商紂之不恤民怨也。詩七月云。一之日于貉。又云。晝爾于茅。毛傳云。于貉。謂取狐狸皮也。鄭箋云。晝。往取茅。蓋于者。往取之也。譬強。釋詁文。說文

引作斂。說文云。慙。慙也。周書曰。凡民罔不慙。此古文也。今從之。梅本不作弗。而無凡民二字。蓋文脫也。孟子引賢作閔。罔不慙。作罔不識。而有凡民二字。說文與之同。孟子趙注云。越于。皆於也。殺於人。取於貨。然經無取之爲文。將曰殺於人於貨乎。

王曰。封。元惡大慙。矧惟不孝不友。子弗祗服厥父事。大傷厥考心。于父不能字厥子。乃疾厥子。于弟弗念天顯。乃弗克恭厥兄。兄亦不念鞠子哀。大不友于弟。惟弔茲。不于我政人得罪。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。曰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。刑茲無赦。鞠音谷弔音的泯武

反軫

元首也。大慙者。上文所謂罔不慙也。矧況也。言矧者。以上

文所言非天親也。善父母爲孝。善兄弟爲友。字謂畜之也。天顯蔡氏謂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。鞠穉弔至也。政人謂爲政之人。猶酒誥所謂正事之臣也。不于我政人得罪。猶曰不得罪于我政人。此倒文也。泯滅也。曰者設爲康叔之辭。作罰用罰也。盤庚曰。作丕刑于朕孫。言寇攘姦宄。首惡則大怨矣。況其惟不孝不友者。子不敬服其父事。大傷其父心。于父不能畜其子。乃惡其子。此以子不孝而父乃不慈也。于弟不念天倫顯然。乃不能敬其兄。兄亦不念穉子之當哀。大不愛于弟。此以弟不友而兄亦不友也。不孝不友至此。若不于我爲政之人得罰罪。天所畀我民人。彝倫大滅亂矣。汝惟曰。乃其速行文王用罰。刑罪此

而無赦焉。蓋周官所謂不孝不弟之刑也。此又元惡大憝之尤者也。孝經曰。五刑之屬三千。而罪莫大於不孝。蓋不友亦原乎不孝也。經既曰于父。又曰于弟者。謂子不祇而于父乃不慈。則于弟必不恭也。惡鳥路反釋音雄

述曰。元首釋詁文。矧况釋言文。釋訓云。善父母爲孝。善兄弟爲友。孟子云。仰不足以事父母。俯不足以畜妻子。字猶畜也。孝經云。則天之明。此昭二十五年左傳所謂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也。鞠穉釋言文。蓋以兄視弟。雖長亦穉也。康王之誥云。無遺鞠子羞。其句例也。詩鴉鵲云。鸛子之閔斯。毛傳云。鸛稚也。鄭箋云。稚子當哀閔之。稚與穉通。蔡傳云。父母鞠養之勞。今不出之者。詩蓼莪云。哀哀父母。生我

劬勞。又云。父兮生我。母兮鞠我。蓋父不以鞠言也。弔至釋
詁文。蔡傳云。父子相夷。兄弟相賊。父子兄弟至於如此。今
不從者。經曰。矧惟不孝不友。又曰。刑茲無赦。蓋特責乎爲
子爲弟者。非咎其父兄也。周官大司徒所以有不孝不弟
之刑。而無不慈不友之刑也。僞傳云。惟人至此不孝不慈
不恭不友。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。道教不至所致。非也。
傳又云。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。然則何以不罰政人
之失教邪。經稱殷彝。則罰不必文王作也。蓋作若鴻範之
用作爾。倒文者。非故揉之也。其辭氣之曲達有然也。詩崧
高云。謝于誠歸。猶曰誠歸于謝。昭十一年左傳云。唯蔡於
感。猶曰唯感於蔡。昭十八年左傳云。侈故之以。猶曰以侈

之故。昭十九年左傳云。諺所謂室於怒。市於色者。楚之謂矣。又云。私族於謀。猶曰怒於室。色於市。謀於私族。僖二十三年左傳云。夫有大功而無貴仕。其人能靖者與。有幾。猶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。論語云。於從政乎何有。猶曰何有於從政乎。皆倒文之例也。廣雅云。於。于也。泯滅。詩桑柔毛傳義也。僖三十三年左傳云。康誥曰父不慈。子不祗。兄不友。弟不共。不相及也。共。古通恭。昭二十年左傳云。在康誥曰。父子兄弟。罪不相及。蓋於此經隳括而引之爾。非逸文也。故所引辭異而義同。此經之意。本言子不祗。則罪子不及父。弟不共。則罪弟不及兄。今引而伸之。則父不慈。兄不友。亦不及其子弟矣。此古人所以爲通經也。昭元年左傳

云在周易。女惑男。風落山。謂之蠱。此彖括引經之例也。周官大司徒云。令五家爲比。使之相保。則相及矣。與此經不同。周官者。鄭所稱周禮也。書疏引鄭志答趙商云。周禮太平制。此爲居殷亂而言。書疏辨之云。斯不然矣。康誥以骨月之親得相容隱。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灋。今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。鄰保罪有相及。是也。

不率大戛。矧惟外庶子訓人。惟厥正人。越小臣諸節。乃別播敷。造民大譽。弗念弗庸。厥厥君時乃引惡。惟朕愍已。汝乃其速由茲義。率殺。夏簡八反

率循也。左傳曰。今鄭不率。盤庚曰。乃話民之弗率。今謂上文之。不孝不友也。戛。刑也。言矧者。以上文所言非在官也。

外者。上文所謂外事。蓋外服之官也。統下諸官而言。庶子周官諸子之職也。掌教國子。故曰庶子訓人。正長也。非正不能長人。故曰正人。小臣掌傳小命。持各節以爲信。故曰小臣諸節。蓋小臣無諸節。不能矯命以爲惡也。播敷謂布言也。造爲也。念。卽念哉之念。庸卽庸庸之庸。引長也。言不孝不友之民。不率則大刑矣。况惟外服庶子訓人者。惟其長人者。及小臣持諸節者。乃別布言。造爲民之大譽。弗顧念。弗效用。以病其君。是乃相引長爲惡。惟我怨也。已者。歎而言之。茲義。謂不率大夏之義也。蓋外庶子諸官。上文所謂政人也。政人不率。何以罪民。速行此義。率先殺之。此又不率大夏之急者也。○蔡氏曰。上言民曰刑。此言臣曰殺。

若用濇峻者。蓋殷之臣民。化紂之惡。非繩之以濇。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。正長

及長人之長丁文反

述曰。釋詁云。率。循也。引左傳者。宣十二年文。僞傳云。夏。常也。凡民不循大常之教。猶刑之無赦。蔡傳云。夏。濇也。民不率教。固大置之濇矣。此皆於經病添文也。釋詁云。濇。刑夏常也。夏。與濇。刑同訓。訓。刑則不添文而自明矣。猶費誓言大刑也。矧惟外庶子。訓人。惟厥正人。越小臣諸節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訓人。曰正人者。可微讀之爾。禮燕義云。古者。周天子之官。有庶子官。庶子官。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。掌其戒令。與其教治。此與周官諸子職同。鄭諸子注云。

或曰庶子。其義也。卒讀爲倅。國子者適子之副倅也。正長。釋詁文。詩雲漢云。鞠哉庶正。箋云。庶正衆官之長也。周官小臣云。掌王之小命。蓋持節而傳命者也。凡庶子以下諸官。所据徵文。皆內服之官。職在王朝者也。而外服可推矣。書疏云。鄭以訓人爲師長。今不從者。師長存正人之中也。其曰庶子訓人。明其職也。言當知所以爲訓也。曰正人。言當知所以爲正也。曰小臣諸節。言當知所以爲節也。禮玉藻云。凡君召以三節。二節以走。一節以趨。此小臣諸節之類也。異乎周官之掌節。大誓之諸節也。播敷皆布也。不以爲詩之敷政者。以其造譽。知其布言也。猶多方言屑播天命也。造爲釋詁文。漢書王尊傳云。律無妻母之禮。聖人所

不忍書。此經所謂造獄者也。晉灼注云。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。孫氏疑其說此經。從造絕句焉。謂造獄非常。今別爲傳播。以陷有名之人。同惡相引。是可誅也。非也。夫造獄者。知執灋之權也。故漢人以言經術。如孫氏言。則弄灋者爾。或曰。管蔡之誅。非常之獄也。大誥之經。曰造哲。曰予造。故東征誅之。此造獄之明也。似矣。然大誥經文。言造不言獄也。如歐陽說有然。亦於經病添文也。盤庚云。王播告之修。不匿厥指。鴻範云。皇極之敷言。是彝是訓。皆君之播敷。而臣不敢別造者也。引長釋詁文。率先詳皋陶謨疏。刑亂國用重典。周官大司寇文。

亦惟君惟長。不能厥家人。越厥小臣。外正惟威惟虐。大放王命。

乃非德用又。

長丁丈反

君謂邦君。長謂諸侯之長。蓋康叔爲孟侯。則兼乎君長者。也不能者。不相能也。林氏謂如左傳所謂不能其大夫。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也。外正者。外官之長也。其曰外者。明家人內也。小臣承家人而言。亦內也。周官有內小臣之職。經言外不言內者。省文也。稱王命者。自君長言之也。蓋上文言用罰而治臣民者矣。此追本於君長。戒其非德以治也。言亦惟邦君。惟諸侯之長。不能其家人。及其小臣。外官之長。惟用罰之威焉。惟用威之虐焉。大棄王命。乃非德以治乎哉。

述曰。孝經云。以孝事君則忠。以敬事長則順。其所謂長者。

卽外正爲外官之長。是也。與經所謂惟長者異矣。引左傳者。文十六年文。昭元年左傳云。昔高辛氏有二子。遂云。不相能也。亦其義也。外正與外庶子。其釋外不同。何也。庶子稱外。顧上文言外事者。統下文正人小臣言之。明其皆爲天子外服之官也。外正稱外。別君長之家人小臣言之。明其自爲諸侯外官之長也。易雜卦云。家人內也。周官云。內小臣掌王后之命。正其服位。后出入則前驅。此小臣以內名之者。自家人王后言之也。而諸侯可推矣。皋陶謨言樂者。言下不言上。此省文之例也。

汝亦罔不克敬典。乃由裕民。惟文王之敬忌。乃裕民曰。我惟有及。則予一人以懌。懌音亦

典者德之常經也。敬典者所以明德也。敬典則敬德而忌畏矣。蔡氏謂敬有所不忽。忌有所不敢。穆王訓刑亦曰敬忌是也。惟敬故忌。左傳曰。敬德之聚也。易曰。居德則忌。顧命曰。以敬忌天威。上文所言慎罰者。皆不忽其事。不敢罰之。不敢不罰之。敬忌焉而已矣。其不敢罰而保善者。所以寬民。其不敢不罰而去惡者。亦所以寬民。於是平民服而懋和。所謂裕民也。裕民者寬以保民。而非縱以爲寬者也。由卽上文速由文王之由。故言由。遂言文王也。詩曰。穆穆文王。於緝熙敬止。言明德之敬也。而忌存焉。詩曰。維清緝熙。文王之典。蓋文王者敬典之師也。此承上文而轉勉之。言汝亦自家而國。自內而外。無不能敬此德之常經。其所

由行。非威非虐。乃行寬民。惟若文王之敬而忌者。乃將寬民曰。我惟文王之有及。則予一人以汝德而說懌矣。蓋勉其明德以慎罰也。故下文遂總言之。於緝之於音烏說音悅

述曰。常經詳堯典疏。引左傳者。僖三十三年文。引易者。夫象傳文。引詩者。文王及維清文。荀子云。有治人。無治瀆。瀆不能獨立。得其人則存。故明主急得其人。得其人。則身佚而國治。書曰。惟文王之敬忌。一人以擇。此之謂也。蓋擇作擇。一人上無則予之文。又無所謂乃裕民曰。我惟有及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敬忌。祇祇威威是也。江氏從鄭說。參荀子所引者言之。謂一人以擇。庸庸是也。今攷說苑云。孔子曰。大哉。文王之道。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。故書曰。惟文王之敬

忌。此之謂也。則劉向固不自一端言之矣。詩類弁云。庶幾說擇。

王曰。卦。爽惟民。迪吉康。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。用康乂民。作求。矧今民罔迪不適。不迪。則罔政在厥邦。

自此而下四節。總言明德慎罰而申告之也。爽。明也。蔡氏謂明思乎民也。迪。道也。謂導而行之也。康。安也。大誥所謂迪民康也。我時。謂繼殷之時也。康乂者。卽上文所謂惟民其康乂也。作。起也。記稱文子之言曰。死者如可作也。吾誰與歸。求。卽上文敷求之求。眞氏謂作而求之。是也。猶詩言周德曰。世有哲王。又曰。世德作求。今民。謂今時化紂之民也。適。往也。謂適道也。上文言敷求于殷先哲王。蓋明德者

當時之先務焉。故明其施政於民者而申告之。論語所謂道之以德。又所謂爲政以德也。言康叔明思乎民。導之吉德者安。我時其思殷先哲王之德。以樂治民。作起殷先王而求之。況今民無導之則不適道。今爲政者不導之則無政在其國矣。蓋言慎罰者必明德也。

述曰。蔡傳云。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。蔡言此下非也。以德用罰。上文皆然矣。非至此下而然也。說文云。昧爽旦明則爽者明也。昭七年左傳云。是以有精爽。至於神明。亦其義也。僞傳云。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。蓋讀民迪連文。於文未適也。書疏云。鄭以迪下讀。蔡讀與鄭同。迪道。詳皋陶謨疏。經曰。作求。蓋二字句也。引記者。禮記檀弓文。鄭禮注云。

作起也。偽傳云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。用安治民。爲求等。蔡傳云。求等也。詩曰。世德作求。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。以安治民。爲等匹於商先王。又云。前旣嚴之民。又嚴之臣。又嚴之康叔。此則武王之自嚴也。非也。武王雖自嚴。然今爲康誥。當嚴之康叔矣。謂武王以身示之。則武王旣自言。必有轉而言康叔者。何以此經無其文乎。經言我時其惟者。異乎多方言我惟時其者也。詩下武云。下武維周。世有哲王。三后在天。王配于京。又云。王配于京。世德作求。毛傳云。武繼也。三后。大王。王季。文王也。王。武王也。而毛於作求無傳焉。鄭箋云。下。猶後也。作。爲。求。終也。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。以其世世積德。庶爲終成其大功。蓋求。

終。釋詁義也。索求者有終盡之義焉。鄭以言此詩。不可謂三后之德不終。而武王終之。遂謂終成其大功。然詩豈言世功邪。此與鄭言配行者。以詩攷之。皆於經病添文也。配古通妃。釋詁云。仇妃匹也。又云。妃對也。朱子詩傳云。配對也。謂對三后也。而朱子於作求亦無傳焉。漢書匡衡傳。引關雎好逑。作好仇。蓋古通也。蔡本偽傳。以求通逑。蓋逑文從求。相求者有等匹之義焉。以詩攷之。求之於配。如其義皆匹也。則複矣。蘇氏轍云。作起也。起而求其先世之德。以繼之也。李氏樗云。武王所以配三后者。以世德之求。故也。起而求之也。此其得下武之義者乎。通詩於書。可旁通也。孫氏云。以安治民。爲終成殷先王之道。蓋以鄭箋言之也。

然武王伐殷。則更始也。豈爲終邪。釋詁云。適之往也。僞傳云。況今民無道不之。言從教也。蔡傳義同。今攷下文。不曰迪屢未同乎。雖在堯時。猶誅四罪也。何有於今民乎。王曰。封。予惟不可不監。告汝德之說。手罰之行。今惟民不靜。未戾厥心。迪屢未同。爽惟天其罰殛我。我其不怨。惟厥罪無在大。亦無在多。矧曰。其尙顯聞于天。

戾。定也。我。我民也。蒙上文惟民而言。其爲文。猶春秋書伐我也。蓋我者。非武王自謂一人之辭。上文言民彝。固言天惟與我也。尙與上通。上文言自作不典。有厥罪小。乃不可不殺。蓋愼罰者。治民之權變焉。故明其獲罪於天者而申告之。皋陶謨所謂天討有罪也。言予惟不可不監視於文。

王及古先矣。予告汝明德者。告汝德之說于德之行。若予
告汝明德以慎罰者。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。蓋予所爲說。
以旣迪民德。而後于罰。非德者可決之行也。今惟民動而
不靜。未定其心。導之屢矣。而心未同。此我民之非德也。明
思天其罰殛我民。我民其不怨。惟其罪雖在小而少者。當
罰殛之。無在太。亦無在多。況曰。其上顯聞于天之大而多
者乎。蓋言明德者必慎罰也。

述曰。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德之說者。
可微讀之爾。戾定。詩桑柔毛傳義也。釋詁云。戾止也。定猶
止也。春秋書伐我者。我魯也。若哀八年吳伐我者。是也。詩
卷耳鄭箋。於我馬虺隤云。我。我使臣也。於我姑酌彼金罍。

云。我。我君也。禮器云。孔子曰。我戰則克。鄭注云。我。我知禮者也。蓋我者。自謂一人之辭。人皆有我。故又爲統稱之辭。論語云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故云。仁遠乎哉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非人皆有我。聖人何爲以是告人乎。孟子言求仁之近也。則云。萬物皆備於我矣。亦其義也。詩陟岵云。上慎旃哉。朱子云。上。猶尙也。鄭尙書贊云。尙者上也。釋詁云。監視也。蔡傳云。民苟有罪。卽在朕躬。蓋以我者。武王自謂一人也。繇蔡言之。上下經文。於義未融也。蓋民之不迪。則罪在朕躬矣。若夫迪屢者。德之說也。迪屢未同。非于罰之行不可也。而猶曰罪在朕躬乎。君屢迪其民。而民未同。天乃罰其君。而不罰其民。非天討也。多方云。爾乃迪屢不靜。爾心

未愛。又云。爾乃自作不典。遂云。至于再。至于三。乃有不用
我降爾命。我乃其大罰殛之。故云。則無我怨。皆與康誥相
發明者也。釋言云。爽。差也。差者失也。盤庚云。故有爽德。自
上其罰汝。今不以言此經者。蓋言失惟民。迪吉而安。似矣。
然迪屢未同。則惡也。非失也。曰。失惟天其罰殛我。可乎。
王曰。嗚呼。封。敬哉。無作怨。勿用非謀。非彝。蔽時忱。丕則敏德。用
康乃心。顧乃德。遠乃猷。裕乃以民寧。不汝瑕殄。

敬哉。顧上文敬哉而申告之也。怨者。卽上文所謂怨不在
大。亦不在小也。彝者。卽上文所謂民彝。殷彝也。非謀者。必
非彝。慎罰者。察之矣。蔽。猶孟子言蔽於物之蔽。忱。謂明德
之誠。卽上文所謂天威棐忱也。敏德者。敏行之德也。康安

也。心有所安。卽上文所謂宅心也。顧者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皆所以顧德也。猷。謀也。上文言明德曰。若德裕乃身。言慎罰曰。乃由裕民。今日裕者。兼德裕裕民言之也。瑕疵。殄絕也。瑕殄者。真氏以爲自民言之。蓋蒙上文也。下文言殄享。以天命之絕言。此言瑕疵。以民心之絕言。天命在民心。欲無殄享。先不瑕疵。故下文言乃以殷民世享也。言汝亦敬之哉。毋作民怨。勿以非謀非常蔽是誠。大則灋乎敏德。以安汝心。顧汝心之德而德裕。遠汝心之謀而裕民。其裕若此。乃以民安。則民不汝疵而絕之矣。蓋言明德慎罰者之保民也。○謹案蔡氏以爲此欲其不用罰者。非也。武王所以詰康叔者。自發端以迄終篇。皆文王克明德慎罰之義也。

慎罰者。不妄用罰也。非不用罰也。史稱成康之際。刑措不
 用。盛矣。文王非其時也。康叔亦非其時也。刑措者。自慎罰
 而臻之者也。立政曰。其勿誤于庶獄。詩序曰。行露召伯聽
 訟也。中庸曰。必也使無訟乎。論語曰。如有王者。必世而後
 仁。豈遽斬其不用罰哉。遽斬其不用罰。是措刑也。非刑措
 也。刑措善也。措。刑害也。爲治者宜辯焉。敏行願行之行
去聲斬音期
 述曰。勿用非謀非弊。蔽時忱。以一句讀也。僞傳云。斷行是
 誠道。蔡傳云。斷以是誠。皆於經病添文也。蓋其讀曰蔽時
 忱。如不添文。而曰斷是誠。於文未適也。其釋蔽爲斷。是執
 上文所謂罰蔽殷彝者。未察乎文同而義異也。周官師氏
 云。以三德教國子。二曰敏德。以爲行本。論語云。君子欲訥

於言而敏於行。敏德之義也。中庸云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謂相顧也。猷。謀。釋詁文。君奭云。告君乃猷裕。孫氏執之。讀此經曰。遠乃猷裕。且於上文乃由裕民。通由於猷。上下經文。於文未適也。僖七年左傳云。不女疵瑕。則瑕亦疵也。釋詁云。殄。絕也。僞傳云。我不汝罪絕。蓋自武王言之也。然經固不言我也。詩鹿鳴云。君子是則是倣。明所灋也。釋詁云。迄。至也。史記云。成康之際。刑錯四十餘年不用。蓋盛時也。錯與措通。莊子注云。斷求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肆汝小子封。惟命不于常。汝念哉。無我殄享。明乃服命。高乃聽。用康乂民。

肆。今也。惟命不于常者。謂天威棐忱。其命不于其常也。大

學引此而說之曰。道善則得之。不善則失之矣。汝念哉。顧
上文汝念哉而申告之也。享如無逸享國之享。上文言康
叔助王宅天命。康叔若失天命。則康叔絕享國。卽王絕享
國矣。故曰無我殄享。服事也。命者承上文惟命而言。明乃
服命者。明乎汝服事天命者也。召誥曰。有夏服天命。蓋天
命王者。分侯服以保民。而保民之事。在明德慎罰。則明德
慎罰之事。皆所以服事天命也。此康叔所當明者也。上文
言乃服惟宏王者。以王事言之。此言明乃服命者。以天事
言之。今知王事皆天事也。則明矣。高乃聽者。卽上文所謂
知訓也。酒誥曰。聰聽祖考之彝訓。蓋聽之高者。莫高於文
王及古先之訓也。異乎漢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者矣。用

康又民者。顧上文而言。蓋言明德慎罰而保民者之宅天命也。

述曰。僞傳云。明汝所服行之命令。蔡傳云。明汝侯國服命。蔡謂服行所命也。江氏云。服七章之服。命七命也。侯國服命。以七爲節。皆於義未融也。孟子云。存其心。養其性。所以事天也。則服事天命者可知也。引文帝者。見漢書張釋之傳。蘇氏云。高乃聽。聽於古也。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。所聽豈不高乎。今不出之者。康誥篇中。不稱文考爲古也。故曰。別求聞由古先哲王。然蘇氏釋高者得之矣。

王若曰。往哉。封。勿替敬典。聽朕告汝。乃以殷民世享。

此一節。終提其要而申結之也。往哉。命之就國之辭。替。廢

也。勿廢敬典。卽上文所謂罔不克敬典也。此明德慎罰之要。非宅心知訓。則不能也。上文所謂應保殷民者。在是矣。聽朕告汝者。丁寧申告之辭。蓋天命立國。其世爲享國也。繇民心焉。敬典者。保殷民以宅天命。乃以殷民世享矣。○謹案周卜世三十。衛祀則及秦并天下時也。國之世享。遠矣哉。蓋康誥之遺澤長也。并平聲

述曰。替廢。釋詁文。告。唐石經作誥。誥者告也。孫氏讀曰。典聽朕誥。謂與酒誥典聽朕誥同。此不知敬典爲誥中提要者也。宣三年左傳云。卜世三十。言周之享國也。史記衛世家云。秦二世廢君角爲庶人。衛絕祀。是衛祀及秦并天下時也。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五終

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

尚書集注述疏

卷十五

康誥

署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六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酒誥

蔡氏曰。商紂酗酒。天下化之。妹土。商之都邑。其染惡尤甚。武王以其地封康叔。故誥教之。是也。蓋酒誥者。告康叔明大命。以告妹邦之臣民。又告康叔以殷之當監者。於是乎推之殷舊臣。及所監諸侯也。責君治臣。以爲民先焉。當監

去聲所監之監平聲

述曰。韓非子云。康誥曰。毋彝酒。此酒誥而繫之康誥者。酒誥以告康叔。猶康誥也。漢志云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

小夏侯三家經文。酒誥脫簡一。召誥脫簡二。率簡二十五字者。脫亦二十五字。簡二十二字者。脫亦二十二字。然則今文有脫簡矣。今不見其脫簡者。蓋馬鄭王本。繇古文而來。梅本雖僞古文。而於今文所有者。亦襲馬鄭王本故也。大傳引酒誥云。王曰。封。惟曰。若圭璧。或疑此逸文在脫簡中者。然此與梓材若稽田例同。於酒誥奚取焉。陳氏壽祺云。今古文多寡異同。非一二矣。酒誥云。王曰。封。我聞惟曰。在昔殷先哲王。此其異文也。非逸文也。

王若曰。明大命于妹邦。

妹邦。蔡氏謂卽詩之沫鄉也。大命者。武王謹酒之大教也。告康叔當明之。○謹案康叔封誥。兼邶鄘而有之也。旣於

康誥詳之矣。鄭氏以詩鄘風言沫鄉者推之。謂妹邦。康叔連屬之監。非也。蓋詩言邶鄘衛者。同風而不分也。故左傳曰。歌邶鄘衛。不與歌唐歌魏者同。顧氏謂猶之言殷商。言荆楚云爾。其分風者。後世經師之失也。左傳引衛詩曰。威儀棣棣。不可選也。今在邶風之首。繇是言之。則鄘之沫鄉亦衛也。夫康叔以孟侯監諸侯。下文言侯甸男衛者。則所監可知矣。如沫邦不在衛而在所監也。經於篇首。遽言沫邦。不已突乎。監平聲

述曰。王。一作成王。今本無成字。段氏謂僞孔刪之。非也。書疏引三家云。王年長。骨節成立。又書疏云。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。蓋三家者。歐陽大小夏侯也。釋文云。王。

馬本作成王。然釋文於此無言王本者。書疏引鄭云。成王言成道之王。然書疏於此無引王說者。然則釋文而無言王本也。安知彼所別見之王本。必非無成字乎。今本無成字。安知其必非王本之別見者乎。蓋王多異鄭。而僞孔多與王同也。釋文引馬云。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。故曰成王。或曰。以成王爲少成。二聖之功。生號曰成王。沒因爲諡。衛賈以爲戒康叔慎酒。成就人之道也。故曰成。三者吾無取焉。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。蓋馬以爲此成字。非經之本文也。今据經言穆考文王。而不言武王。則王若曰者。武王之言也。非成王也。書王若曰者。周書之通例也。其作成王者。從書序之失而妄加之爾。或曰。康誥言王若曰者。周公

代之也。此誥言成王若曰者。成王親之也。絲今攷之。洛誥言王若曰者。固成王親之也。非周公代之也。史記云。周公懼康叔齒少。告以紂之所以亡者。以淫於酒。酒之失。婦人是用。故紂之亂自此始。故謂之酒誥以命之。則史記以此誥爲周公代王之言。與康誥王若曰之舊說同也。絲是言之。彼從序者。於此經加成字。而義無所加。以是知其妄加之也。詩桑中云。沫之鄉矣。蓋在詩鄘風。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沫鄉也。鄭說見詩桑中疏。及衛譜疏。引左傳者。襄二十九年及襄二十一年文。詩之篇次。齊魯韓毛。則或異矣。若黍離之詩。毛以之冠王風。魯以之殿衛風。故劉向新序言黍離者。謂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詩。以是知後世經師

分之也。

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。厥誥毖庶邦庶士。越少正御事。朝夕日祀茲酒。惟天降命。肇我民惟元祀。天降威。我民用大亂喪德。亦罔非酒惟行。越小大邦用喪。亦罔非酒惟辜。毖音祕喪行皆去聲

自此而下五節。皆武王之大命。而告康叔當明之者也。乃語辭。文王世次爲穆。故曰穆考。肇始也。言始國者。對今有天下言也。毖戒也。庶衆也。言衆邦者。蔡氏謂文王爲西伯也。庶士衆士也。越及也。少正。蔡氏謂官之副貳也。御事治事之臣。統乎尊卑者也。民人也。民對天言。則爲上下之通稱。元祀大祭也。禮庶人薦而不祭。孟子曰。惟士無田。則亦不祭。蓋猶薦而已。今對薦而不祭者言。則凡祭皆爲大也。

與洛誥以特祭爲元祀者異矣。故此經言祀者自庶士而上焉。亦總也行。行事也。越于也。言文王朝夕誥戒之曰。祭則此酒。惟天降命。其始此酒。我民惟在大祭焉。天降命。而又降威者。蓋我民所用大亂失德。總無非用酒。惟行事。其于小大國所用失國。總無非用酒。惟罪辜。此天所以降命。而又降威也。

行事之行平聲

述曰。乃不訓汝者。與康誥惟乃義同。蔡傳以誥毖妹邦。不應言乃。穆考文王。非也。蔡以乃爲汝。而失之也。如述先訓以告人。誥戒之體然也。僖二十四年左傳。言管蔡諸國云。文之昭也。謂文王之子爲昭也。詩載見云。率時昭考。毛傳云。昭考。武王也。然則文王爲穆矣。肇始釋詁文。詩小毖云。

予其懲而毖後患。毛傳云。毖。慎也。毛從釋詁義也。謂慎而先戒之也。周官大宰云。建其正。立其貳。陳其殷。注云。殷。眾也。林氏云。庶士。所謂殷也。少正。所謂貳也。今攷周書嘗麥篇云。王命大正。正刑書。則其貳於是乎稱矣。襄二十二年左傳。稱鄭少正公孫僑。呂氏春秋。稱魯少正卯。其例也。詩思齊鄭箋云。御。治也。牧誓云。司徒司馬司空。亞旅。而上以御事冠焉。梓材云。司徒司馬司空。尹旅。而下以御事總焉。今言庶士者。旅也。少正者。亞也。御事者。尊卑皆在其中矣。書疏引世本云。儀狄造酒。夏禹之臣。又云。杜康造酒。蓋人爲之也。非天命之。則人不能爲之也。王制云。大夫士。宗廟之祭。有田則祭。無田則薦。庶人春薦韭。夏薦麥。秋薦黍。冬

薦稻。蓋薦而不祭也。故酒誥無言庶民以祭飲者。周官酒正云。凡祭祀以醴共五齊三酒。蓋祭皆以酒焉。以祭飲者。蜡與宗廟之祭爾。郊特牲云。蜡也者。索也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。周官黨正云。國索鬼神而祭祀。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。以正齒位。此周官之制。非文武之時也。故酒誥不及焉。雜記云。子貢觀於蜡。曰。一國之人皆若狂。子曰。一張一弛。文武之道也。蓋自春秋世言之。黨正之禮衰矣。謂雖狂飲。非無道云爾。如文武之時而狂飲也。將謂紂何。詩豐年云。爲酒爲醴。烝畀祖妣。以洽百禮。詩載芟文同。此周頌之詩。皆言宗廟之祭也。大傳云。古者五十已下。非烝社不敢遊飲。六十已上。遊飲也。今攷王制云。九十飲。

食不離寢。膳飲從於遊。可也。傳言六十。蓋失之矣。月令云。孟冬之月。是月也。大飲烝。言烝祭。則非民之大飲也。以民無烝祭也。月令云。仲春之月。擇元日。命民社。不言民飲也。奚古者之謂乎。書疏云。大劉以元爲始。蓋從釋詁義也。其於肇始。則復矣。亦義。詳皋陶謨疏。行義。詳堯典疏。蔡傳云。酒之禍人也。而以爲天降威者。禍亂之成。是亦天爾。箕子言受酗酒曰。天毒降災。此蔡以爲天自酒降威。故人用以喪德而喪邦也。繇是言之。天不將以酒陷人乎。箕子所言。蓋臣子於君父。無所歸咎之辭。未可執也。

文王誥教小子。有正有事。無彝酒。越庶國飲惟祀。德將無醉。此言庶邦諸臣之小子也。小子者。後生也。蔡氏謂小子血

氣未定。尤易縱酒。故文王誥教之也。正。古通政。周官注引作政。下文言庶士有正。又言正事之臣。蓋國政也。事。家事也。無。古通毋。彝。常也。小子以祭飲者。蓋旅酬之禮也。將行也。言小子有國政。有家事。慎毋常酒。於庶邦之飲。則惟祭爾。猶以德行之而無醉焉。易以政反

述曰。周官凌人注云。故書正爲政。蓋古通也。論語云。政者正也。引周官注者。澤氏鄭注也。賈疏云。有政之大臣。有事之小臣。非也。此不可以言小子也。論語稱冉子云。有政。孔子辨之云。其事也。蓋國言政。而家言事也。周官大司樂云。合國之子弟。其小子而承國政者乎。禮記內則云。五十命爲大夫。服官政。此非小子所及也。儀禮喪服小功章云。大

夫爲昆弟之長殤。則小子而爲大夫矣。國政遞焉。釋詁云。正。長也。以言此經。於文未洽也。僞傳云。小子。民之子孫也。正官治事。謂下羣吏。教之皆無常酒。繇傳言之。民則庶人也。下文言越庶國飲惟祀者。豈言庶人者乎。庶人則薦而不祭也。傳言正官者。正長之說也。然經言有正有事者。小子有之也。傳於經言有者。不遺之乎。藝常釋詁文。韓非子云。彝酒常酒也。儀禮特牲饋食禮云。兄弟弟子。賓弟子。有司徹云。兄弟之後生者。皆小子之謂也。其在旅酬。皆云。舉解于其長。中庸所謂旅酬下爲上也。迨相酬辯時。遂及乎小子矣。辯古通徧。詩鹿鳴云。承筐是將。毛傳云。所以行幣帛也。故詩敬之傳云。將行也。詩湛露云。厭厭夜飲。不醉無

歸又云。顯允君子。莫不令德。大傳云。飲而醉者。宗室之意也。德將無醉。族人之志也。詩楚茨云。獻酬交錯。禮儀卒度。笑語卒獲。孰非以德行之者歟。

惟曰。我民迪小子。惟土物愛。厥心臧。聰聽祖考之彝訓。越小大德。小子惟一。

此言庶民之小子也。皆文王所以誥諸庶邦者也。上物蔡氏以爲稼穡是也。鴻範曰。土爰稼穡。臧善也。言文王惟曰。我民迪導其小子。其心不愛酒。惟稼穡之愛。則其心善矣。管子曰。少而習焉。其心安焉。不見異物而遷焉。是故農之子常爲農。樸野而不慝。其秀才之能爲士者。則足賴也。惟土物愛。以一端言小德也。厥心臧。以全體言大德也。中庸

曰。小德川流。大德敦化。小德者。大德所繇成也。非二而一者乎。論語曰。大德不踰閑。小德出入可也。此觀人之道也。非所以修己也。言小子聰聽祖父所迪之常訓。其于小德大德。小子惟合一焉。蔡氏謂小子不可以謹酒爲小德。是也。聲少去

述曰。金氏履祥云。國之子弟。文王誥敎之。凡民子弟。則使其民各迪導之。是也。釋詁云。迪。善也。引管子者。小匡篇文。小大德者。猶小大節也。荀子云。孔子曰。大節是也。小節是也。上也。大節是也。小節一出焉。一入焉。中也。大節非也。小節雖是。吾無觀其餘矣。此以明論語之言。蓋觀人之道也。詩思齊云。肆成人有德。小子有造。自小德而造大德也。

膳他
典反

妹土。嗣爾股肱。純其藝黍稷。奔走事厥考厥長。肇牽車牛。遠服
賁。用孝養厥父母。厥父母慶。自洗腆致用酒。長丁丈反賁音古
養去聲洗心典反

蔡氏謂此武王敎妹土之民是也。嗣續也。續爾股肱者。言
嗣世力農也。良耜之詩曰。續古之人。孝經曰。父母生之。續
莫大焉。純大也。專也。言以農事爲大而專之也。藝樹也。黍
稷者。妹土之宜也。肇敏也。言敏力也。服事也。行曰商。止曰
賁。今言遠服賁者。蓋孝子之心。雖遠行而若止。白虎通謂
欲留供養之也。經不言工者。工賁相資。言賁則工可知也。
以孝養其父母者。必奔走事其考其長。互文也。禮。生曰父
曰母。死曰考曰妣。通言之。則亦同也。爾雅曰。父爲考。母爲

妣。慶喜也。自者。謂孝思之自致也。言若農若賈。其父母喜焉。乃自絜厚。致用酒。蔡氏謂洗。以致其絜。腍。以致其厚也。○謹案。民之孝養用酒也。蓋餽餘在其中矣。而終不言飲。食醉飽。如下文臣之孝養云者。蓋與民言之。懼其不知而反失也。酒誥之意。其微矣乎。詩曰。人之齊聖。飲酒溫克。彼昏不知。壹醉日富。民之不知者。必甚於臣之不知者也。此告民所以異於告臣也。邦音似絜與。潔同餽音俊。

述曰。釋詁云。嗣續。繼也。則嗣亦續也。純大。釋詁文。賈逵晉語注云。純專也。凡事之大者。必專之也。孟子云。樹藝五穀。則藝者樹也。鄭詩譜云。衛在冀州。大行之東。周官職方氏云。河內曰冀州。其穀宜黍稷。蓋妹土之宜也。肇敏。釋言文。

服事。釋詁文。白虎通云。行曰商。止曰賈。易曰。至日閉關。商旅不行。論語曰。沽之哉。我待價者也。書曰。肇牽車牛。遠服賈用。遠行可知也。方言。欽厥父母。欲留供養之也。此以賈用連讀焉。或據詩賈用不售者以申之。非其義也。其曰欽厥。蓋異文也。引禮者。曲禮文。引爾雅者。釋親文。詩皇矣。毛傳云。慶善也。僞傳云。其父母善子之行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書疏云。賈利而養。所以善之。此近承賈言。而不言農也。則偏矣。易兌象傳云。九四之喜。有慶也。則慶者喜也。論語云。人未有自致者也。必也親喪乎。繇是言之。養親亦自致者也。孝經云。養則致其樂。其義也。漢志云。洗絜也。絜與潔通。禮郊特牲云。幣必誠。辭無不腆。注云。腆。猶善也。厚幣者善。

之也。說文云。膳。設膳。膳。膳多也。蓋物多則厚矣。方言云。膳。厚也。詩豳風云。爲此春酒。以介眉壽。言酒之致用者也。引詩者。小宛文。毛傳云。醉而日富矣。今攷儒行云。多文以爲富。富猶多也。

庶士有正。越庶伯君子。其爾典聽朕教。爾大克羞。羞惟君。爾乃飲食醉飽。丕惟曰。爾克永觀省。作稽中德。爾尙克羞饋祀。爾乃自介用逸。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。茲亦惟天若元德。永不忘在王家。省悉井反

蔡氏謂此武王敎妹士之臣。是也。有正者。有政也。伯。長也。君子者。蔡氏謂賢之也。下迄於庶士。上統於庶伯。省文也。庶士皆君子。庶伯皆有正。互文也。典。常也。羞。蔡氏謂養也。

者。老也。君者。父母也。易曰。家人有嚴君焉。父母之謂也。孝經曰。君親臨之。厚莫重焉。孟子曰。老吾老。以及人之老。又曰。事孰爲大。事親爲大。然則養老莫大於養父母矣。言爾大能養老。惟父母家君也。上文曰考。曰父母。此曰君者。互相備也。必於臣之孝養言。父母爲君者。庶民則不達其義也。醉飽者。餽父母之餘也。蓋大能養老者。以禮之大而言。異乎禮之恆食矣。則餽而醉飽者。不亦寡乎。明非恆醉飽也。永如以永終譽之永。觀省。謂君觀臣德而有省也。禮曰。大夫士。有大事省於其君。干祿及其高祖。此饋祀之所繇也。中德者。無過不及也。羞。進也。介。助也。詩言神之聽之者。則曰介爾景福。其言旣醉以酒者。亦曰介爾景福。今言自

介者。自承神惠之助也。用逸者。以逸飲餽鬼神之餘也。言朕大思觀臣者曰。爾能永此觀省。作事考於中德。爾庶幾能進饋祀。爾乃自承神惠之助以逸飲也。此所謂無逸乃逸也。正事者。政事也。此乃信惟王政事之臣。觀省其臣之辭也。若順也。元德者。中德之所本也。蓋養親祀先。皆仁孝之德焉。易乾之文言曰。元者。善之長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此所謂元德也。此總惟天之所順矣。王者順天之所順。求孝子爲忠臣。此在王家所以永不忘也。其曰王臣曰王家者。方告其臣。故如其臣之稱也。蔡氏以觀省者。自其臣言之。謂反觀內省也。○謹案武王大命。酒禁也。其於民於臣。必言其所可飲者。何也。蔡氏謂此不禁之禁也。孝養饋

祀。人果能此。且爲成德矣。何憂其洒洒哉。是也。蓋其不可飲者。天之所以降威也。其所可飲者。天之所以降命也。酒始於祀。孝養者。繇祀而推焉。皆天命也。佛氏絕酒。而不免

爲異端者。異乎此也。

長丁丈反羞養養老之養上聲養父母孝養之養去聲幾平聲

述曰。伯長典常。皆釋詁文。釋詁云。羞進也。說文云。羞从羊。

羊。所進也。周官膳夫云。膳羞。儀禮有司徹云。羞庶羞。蓋羞者有所進以養之也。月令云。羣鳥養羞。夏小正云。丹鳥羞白鳥。傳云。其謂之鳥者。重其所養者也。羞也者。進也。不盡食也。繇傳言之。養之而不盡食。亦將以爲養也。釋詁云。飴背者。老壽也。說文云。耆。老人面凍梨若垢。蓋以聲爲義也。僞傳云。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。則爲君矣。此於經病添文。

也。或曰。惟君之文。禹貢惟木之例也。言養老與君也。非也。桓二年穀梁傳云。書尊及卑。春秋之義也。至尊者君。當曰君及某。而曰與君乎哉。禮運云。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。是謂君臣爲謔。定十三年左傳言衛公叔文子請享靈公。蓋非禮也。故禮無臣享其君於家者。詩豳風云。朋酒斯饗。曰殺羔羊。躋彼公堂。稱彼兕觥。萬壽無疆。蓋下之愛上也。上自言之。則惕矣。儀禮喪服傳云。君至尊也。注云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。皆曰君。今武王大命其臣康叔。明大命於其臣。皆以君告臣也。君方告臣。謹酒。而曰臣當大以酒養其君。可乎。此朵頤之言也。如以卿大夫稱君言之。是告臣而啟之大飲也。必不然矣。禮內則云。父母在。

朝夕恆食。子婦佐餽。蓋餽父母之餘也。以永終譽。詩振鷺文。禮射義云。可以觀德行。皋陶謨云。率作興事。屢省乃成。此自君之觀省言之也。易觀象傳云。先王以省方。其例也。引省義者。禮大傳文。鄭禮注云。省善也。鄭從釋詁義也。釋詁又云。省察也。方氏慤云。有大事省於其君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。言其君察知之也。祭灋云。大夫立三廟。曰考廟。曰王考廟。曰皇考廟。顯考祖考無廟。適士二廟。曰考廟。曰王考廟。皇考無廟。蓋大夫士之祭。皆不及其高祖也。必干祿而後及焉。祿合祭也。葉氏夢得云。干上達也。引詩者。小明及既醉文。鄭小明箋云。介助也。神明聽之。將助女以大福。其既醉箋亦以介助釋之。然則由祭神者言。是其自

介助也。或曰釋詁云介右也。言右助以副之也。禮曾子問鄭介子注云介副也。自介者蔡傳謂自副也。蓋祀爲正則飲爲副焉。今不從者自副之言非孝子宜施於祀先者也。祭統云尸亦餽鬼神之餘也。又云尸諤君與卿四人餽。蓋餽者所以承神惠也。釋言云諤起也。召詁云其稽我古人之德言不妄作也。周官籩人注云饋食薦孰也。儀禮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也。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卿大夫之祭也。書疏引鄭云饋祀助祭於君非也。孝經云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。然後能守其宗廟。蓋卿大夫之孝也。又云忠順不失以事其上。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。蓋士之孝也。饋食之禮祭畢飲酒旅酬爵無算。故曰逸也。詩賓之

初筵云。舉醕逸逸。毛傳云。逸逸。往來次敘也。蓋逸飲而有節焉。此詩言射時也。而祭時可推矣。醕與酬通。孟子云。仁之實。事親是也。孝養饋祀。事親而及其先也。中庸以事親之孝爲大德。蓋元德也。卽中德也。大誥云。爾丕克遠省。此蔡義之所繇也。義通。故存焉。然上下經文。則觀臣之義。於義尤融也。經言作稽中德。蓋反觀內省者。亦該之矣。王曰。封我西土。棐徂邦君御事。小子。尙克用文王敎。不腆于酒。故我至于今。克受殷之命。

棐。輔。徂。存也。輔存邦君。對上文喪邦者言也。上文言庶邦。庶士。越少正御事。統言之。則皆曰御事。省文也。小子者。御事之小子也。上文言文王誥敎小子。有正有事。蓋輔存邦

君者。小子猶與焉。言我西土輔存邦君之御事及小子也。
上文言臣民言臣民之小子。此惟言臣者。臣爲民先。言臣
則該民也。下文所以言勿辯乃司民。廼于酒也。尙庶幾也。
腆厚也。上文言腆用酒者。自酒之厚而言。此言腆于酒者。
自人之厚于酒而言。下文所謂荒腆也。故謹酒而不腆焉。
今繇是而受天命矣。非自輔存邦君而進之者乎。此一節。
呼康叔而告之。以結上文大命之意。而起下文監殷之義。
與音預
監去聲

述曰。裴輔詳康誥疏。徂存釋詁文。此反訓也。郭注云。以徂
爲存。猶以亂爲治。以故爲今。是也。蓋存於此。而後徂於彼。
旣徂矣。則又存於彼焉。故徂者存也。史記屈原傳云。其存

君興國。蓋輔存之義也。釋詁云。徂。往也。蔡傳云。輔佐文王
往日之邦君。御事小子也。今不從者。言輔佐文王。此於經
病添文也。上文言文王誥戒庶邦諸臣及諸臣之小子。欲
其輔存邦君而無喪。非以邦君御事平言之也。故下文亦
曰。惟御事厥棐有恭。皆此意也。僞傳云。我文王在西土。輔
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。下民子孫。繇傳言之。上文言文
王誥戒庶邦者。何以無訓國君者乎。經言我西土。不言我
文王在西土也。如曰。我西土輔訓。非不辭邪。

王曰。封。我聞惟曰。在昔殷先哲王。迪畏天顯小民。經德秉哲。自
成湯咸至于帝乙。成王畏相。惟御事厥棐有恭。不敢自暇自逸。
矧曰。其敢崇飲。越在外服。侯甸男衛邦伯。越在內服。百僚庶尹。

惟亟。惟服。宗工。越百姓里居。罔敢湫于酒。不惟不敢。亦不暇。惟助成王德顯。越尹人祗辟。

相去聲。湫。面善反。祗。音支。辟。必益反。

自此而下三節。告康叔以殷之當監者也。迪者。謂其輔相所導而行之也。皋陶謨言安民者曰。天明威。自我民明威。是天顯小民也。迪導而畏天顯之小民。蓋畏民。卽畏天也。此猶君奭所謂迪知天威也。經常。秉執。哲。智也。中庸言達德者曰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是秉德之智也。迪導常德而執其智。蓋蒙上文所謂迪者而言也。此猶皋陶謨所謂允迪厥德。無逸所謂迪哲。君奭所謂純佑秉德也。咸。皆也。猶徧也。殷成湯而後。賢聖之君六七作。故徧及焉。帝乙。紂父也。恭者。蔡氏謂責難之恭也。不敢自暇者。若不遑暇食之

類也。不敢自逸者。卽所謂無逸也。矧況崇重也。言殷先哲王能成其王德者。以敬畏其輔相。惟哲王御事。其輔相有責難之恭。故哲王畏之。皆不敢自暇而自逸也。況曰其敢重飲乎。越于也。服事也。外與內。以王畿言。蓋外與內。皆服事乎天子也。周書曰。侯甸男采衛。此不言采者。省文也。周服因於殷。故下文言康叔所監者亦同。邦伯謂方伯。統諸侯者也。于在外事。侯甸男衛諸服。以方伯而分治王事焉。自王言之。皆御事也。君正也。謂正長。亞次也。若上文少正也。服謂從事。若下文服休服采也。工官也。宗工。主宗禮百工者。洛誥以宗爲特祭之禮。蓋周因於殷者也。越及也。百姓百官也。于在內事。百僚諸臣。皆御事也。宗工非御事。

之常。故序常官之外。百官里居。嘗爲御事者。亦異於常官。故二者之序相及也。罔無也。鄭氏曰。飲酒齊色曰湏。是也。不敢者。謹酒也。不暇者。忘酒也。成王者。蔡氏謂顧上文成王而言。尹人者。正人也。左傳曰。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。此御事之尊者。禮曰。里尹。此御事之卑者。皆當正人也。祇敬辟瀆也。正人者。必敬瀆。蓋瀆者。天顯之則。經德之常。所以正人者也。言外與內之御事。惟輔助成其王德之顯。皆于正人者敬瀆焉。蓋必敬瀆以正人。然後御事臣德之正。有以輔助成其王德之顯也。所謂厥棐有恭也。其暇湏酒乎哉。○謹案王德之成者。自成而助成者也。經於殷先哲王之德。惟言其助成者。酒誥之言。武王所以求助也。其武王

之哲乎。大傳曰。大夫士七十而致仕。老於鄉里。大夫爲父師。士爲少師。鄭氏曰。所謂里庶尹也。夫百官里居。雖辭御事之職。猶謹酒奉灋。以里庶尹而正人。豈不助王德化而大天子之光哉。後世大夫士里居。其亦思有助王否也。述曰。釋詁云。典。常也。釋言云。典。經也。則經者常也。蔡傳云。畏天之明命。畏小民之難保。經德所以處己也。秉哲所以用人也。繇今攷之。經非對文。此於義未融也。中庸云。成己仁也。成物智也。性之德也。大學云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則經德不惟處己也。皋陶謨云。知人則哲。以智之大端言也。鴻範云。明作哲。則秉哲不惟用人也。秉執。釋詁文。哲。智。釋言文。孟子云。仁之實。事親是也。義之實。從兄是也。此

經德之謂也。又云。知之實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此秉哲之謂也。孟子所謂經德不同者。蓋知所秉也。以中庸之義推之。成湯諸哲王。自明而誠。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故孟子以湯爲反之。非性之也。咸。皆。釋詁文。詩豐年云。降福孔皆。毛傳云。皆徧也。魯語云。小賜不咸。左傳謂之小惠未徧。其義也。史記云。帝乙崩。子辛立。是爲帝辛。天下謂之紂。禮檀弓疏云。先儒皆以酒誥帝乙爲紂父。蓋不與緯同。檀弓鄭注云。易說曰。易之帝乙爲成湯。書之帝乙。六世王。蓋易緯乾鑿度之說也。六世王者。祖乙也。自湯至祖乙。不數兄弟相及者。則祖乙爲湯以後六世孫也。殷又有帝乙者。謂武乙也。史記云。武乙無道。又云。暴雷。武乙震死。此帝武乙。

卽紂父之祖也。今攷孟子云。由湯至於武丁。賢聖之君六七作。蓋謂湯大甲。大戊。祖乙。盤庚。武丁。六作也。無逸稱其在祖甲。則七作矣。祖甲者武丁之子也。孟子以武丁立文。祖甲在武丁後。故不曰七作。而曰六七作也。今以祖乙爲帝乙。所謂六七作者。不遂闕其三乎。則書之帝乙。當爲紂父也。此異乎帝武乙者也。易泰六五云。帝乙歸妹。其歸妹六五亦云然。必以爲天乙湯者。亦無徵文也。安見其必非紂父之帝乙乎。哀九年左傳云。微子啟。帝乙之元子也。然則微子之德。固帝乙之子也。非可以紂之不德而疑其父也。多士云。自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恤祀。蓋不敢崇飲而祀茲酒也。詩下武云。世有哲王。又云。世德作求。遂云。成

王之孚。言周之哲王有成也。此經爲之先矣。孟子云。責難於君。謂之恭。多方所以言進之恭也。崇。重服事。釋詁文。僞傳云。崇。聚也。傳以不敢聚飲者。自殷御事言之。然重飲者。雖獨飲亦然也。豈必聚飲乎。此當自殷王言之。與下文紂飲爲對觀也。覲。禮云。侯氏肉袒北面立。告聽事。天子辭於侯氏曰。伯父無事。歸寧乃邦。鄭注云。告聽事者。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。然則無事者。言無所爲得罪之事也。以其爲王治事故也。邦。伯。詳盤庚疏。白虎通云。尙書曰。侯甸任衛作國伯。此男作任。邦作國。又多作字。蓋異文也。白虎通云。男。任也。尹。正。亞。次。釋言文。曲禮云。天子建天官。先六。大。曰。大宰。大宗。大史。大祝。大士。大卜。天子之五官。曰。司徒。

司馬司空司士司寇。五官之長。曰伯。是職方。其擯於天子也。曰天子之吏。鄭注云。此蓋殷制也。今攷左傳稱郟子云。祝鳩氏司徒也。鵠鳩氏司馬也。鵠鳩氏司空也。爽鳩氏司寇也。鵠鳩氏司事也。五鳩。鳩民者也。然則五官之制尙矣。司士者。司事也。其天官大宰。不列六卿。雖異於周官。而六事之人。夏書言之。殷奚必不因之而損益也。其果爲殷制歟。無徵文也。其曰六大。曰五官。則庶尹也。而其亞可推矣。職方之伯。殆王制所謂二伯也。蓋與方伯不同。天子之吏。所謂御事也。鄭涵義見詩蕩疏。詩釋文。引韓詩說云。飲酒不出。客曰酒。繇今攷之。於文面水爲酒。鄭以酒顏言之也。韓以客飲不出。則所面者。惟酒而已。說文云。酒。沈于酒也。

引左傳者。定四年文。禮雜記言無主之喪云。里尹主之。鄭注云。里尹。閭胥里宰之屬。王度記曰。百戶爲里。里一尹。此里尹職卑。異於鄭大傳注所謂里庶尹也。祇敬。辟灋。釋詁文。或曰。釋詁云。辟。君也。祇。辟者。敬君也。蔡傳云。上以助成君德之著。下以助尹人祇辟。又引呂氏云。尹人者。百官諸侯之長也。蓋蔡以惟助之文。貫而言之也。蔡不釋越。繇蔡言之。則越及也。然上文言庶尹矣。將庶尹助尹人乎。於文未適也。僞傳云。惟助其君成王道。明其德。於正人之道。必正身敬灋。傳言德顯者。於文未洽也。

我聞亦惟曰。在今後嗣王酣身。厥命罔顯于民。祇保越怨不易。誕惟厥縱淫。汙于非彝。用燕喪威儀。民罔不盡傷心。惟荒腆于

酒不惟自息乃逸。厥心疾很，不克畏死。辜在商邑，越殷國滅無
罹。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，誕惟民怨。庶羣自酒，腥聞在上。故
天降喪于殷，罔愛于殷，惟逸。天非虐，惟民自速辜。
音逸 喪去聲 許力反 很胡

懋反 罹音離

亦總也。謂我所聞總惟此言也。後嗣王紂也。酣酒樂也。言
紂以酒樂其身也。人受命于天。王者尤天所命也。今以天
命自王言之。故曰厥命。厥其也。下文亦言殷墜厥命也。上
文言天顯小民。則其命顯于民矣。多士言紂罔顧天顯者。
而曰誕罔顯于天。則其命罔顯于民也。越于也。詩之言紂
曰。斂怨以爲德。今言敬保于怨不改也。猶盤庚言乃奉其
恫也。誕大也。洸蕩洸也。燕燕飲也。史記曰。紂以酒爲池。以

肉爲林。使男女裸相逐其閒。爲長夜之飲。今言大惟其縱淫蕩于非常。以燕飲失其威儀也。蠱痛也。荒者樂之無厭也。言民無不痛傷心。紂惟荒樂而腴厚于酒也。息燕息也。詩曰。或燕燕居息。乃逸者。甚於燕息之辭也。無逸言不知勤勞者。而曰乃逸。此多方所謂乃惟爾商後王。逸厥逸也。上文言殷先哲王曰。不惟不敢。亦不暇。此言後嗣王曰。不惟自息。乃逸。蓋德與不德。皆極言之也。疾害很戾也。商書稱紂之言曰。我生不有命在天。今言其心害戾。不能畏死也。商邑殷之王都也。罹憂也。言辜罪者皆在殷都。雖于殷國亡滅亦無憂也。此牧誓所謂四方之多罪逋逃也。左傳曰。明德以薦馨香。蓋思其祀也。今言弗思德馨香祀升聞。

于天。此牧誓所謂昏棄厥肆祀弗答也。自酒者。猶三國志言引酒自若也。言大惟民怨。民雖自怨。衆羣臣自酒也。腥聞在上者。酒德不絜也。惟逸者。顧上文乃逸而言也。言天無佗故。今無愛于殷。惟以其逸故也。民人也。蔡氏謂猶曰先民。君臣之通稱也。速召也。言惟人自召其罪。蓋紂之君臣皆酣酒也。○謹案紂酣酒而不以祀。至於酒德若斯。是不知乎惟天降命。肇我民。惟元祀者也。此以見厥命罔顯于民矣。安有念于殷先哲王。迪畏天顯小民者哉。而其羣飲者。則殷御事。助成後嗣。王酒德也。君臣若斯。天雖欲不降威。不可也。詩曰。文王曰咨。咨女殷商。天不洎爾以酒。信哉。然武王以是告康叔。而不以告妹邦者。妹土殷民。不忍

斥言也。夫紂燕喪威儀。雖死不畏者。豈不以酒德而自哲耶。殷先哲王。經德秉哲。紂豈不違之邪。詩曰。抑抑威儀。維德之隅。人亦有言。靡哲不愚。又曰。其未醉止。威儀反反。曰既醉止。威儀幡幡。此衛武公飲酒悔過。而深悲其燕喪威儀者之不哲也。非然於酒誥而能爲是詩乎。樂音洛反平聲幡音番

述曰。呂氏春秋云。今召客者。酒酣歌舞。蓋酒酣而作樂也。酣者甘酒也。言味非言聲也。高誘注云。飲酒合樂曰酣。此望文而爲之說爾。說文云。酣。酒樂也。太平御覽引說文作樂酒。蓋飲酒而樂也。故曰酣身。釋言云。厭其也。僞傳以命爲政令。蔡傳云。紂命令不著於民。繇今攷之。上下經文。當以天命言也。引怨義者。詩蕩文。釋詁云。誕大也。釋文云。迭

亦作佚。蓋形之近也。說文云。洗水所蕩洗也。蔡傳云。燕安也。此從詩文王有聲傳義也。蓋與僞傳同。今言燕飲者。於文尤洽也。說文云。蠶傷痛也。孟子云。從獸無厭謂之荒。樂酒無厭謂之亡。蓋荒亡者。對文則異。散文則通也。詩抑云。荒湛于酒。又云。女雖湛樂從。言樂之無厭也。僞傳以荒訓大。今攷於經。上文言誕大矣。此又言腆厚。則大不待言也。引息義者。詩北山文。經曰。乃逸。蓋二字句也。蔡傳云。不思自息其逸。蔡讀與僞傳同。失之矣。詩瞻卬云。蠹賊蠹疾。鄭箋云。如蠹賊之害禾稼然。蓋疾者害也。說文云。很。盤也。整。古戾字。孟子言很疾。又言很戾。其義也。或曰。死辜連文。白虎通讀曰。在商邑。今不從者。於文未適也。羅憂釋詁文引。

左傳者僖五年文。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。以一句讀也。說文謂馨爲香之遠聞者。此對文之異也。三國志言關羽云。羽伸臂令醫劈之。割炙引酒言笑自若。蓋自酒則不知所痛也。僞傳以白酒爲用酒。於文未善也。詩那云。自古在昔。先民有作。蓋先民者先人也。商頌王祀以稱其先人。則民者君臣之通稱也。大學云。在新民。又言新民云。先齊其家。謂家人也。而皆曰民焉。論語云。務民之義。朱子云。民人也。蓋民義者。必通乎君臣者也。互詳召誥疏。詩伐木鄭箋云。速召也。文王曰咨。詩蕩文抑抑威儀。詩抑文其未醉止。詩賓之初筵。文韓詩說云。賓之初筵。衛武公飲酒悔過也。毛傳云。反反言重慎也。幡幡失威儀也。

王曰。封。予不惟若茲多誥。古人有言曰。人無於水監。當於民監。今惟殷墜厥命。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。監去聲

監視也。言我不惟如此多告而已。將爲古人之監視焉。民人也。史記稱湯征曰。予有言。人視水見形。視民知治不。蓋古人之言也。上文言殷先哲王。言後嗣王紂。是皆當監者矣。此申結之。而惟言監紂者。莫近之人。莫大之惡也。監紂則監殷先哲王可知也。殷墜厥命。所謂用酒喪邦也。撫鎮撫也。左傳曰。訓衆而鎮撫之。時者蒙上文所謂今者而言。蓋今時也。治不之。不音否。

述曰。釋詁云。監視也。湯征今詳逸文。治不猶治否。蓋古通也。戰國策云。監於水者見面之容。監於人者知吉與凶。蓋

因湯征之言而韻之也。於水於民。於不作于。唐石經及注疏諸本皆然。徐榘中論亦引作於。今攷釋詁云。于於也。酒誥篇中。惟此二字作於。其餘皆作于。此蓋引古之本文歟。論語引書云。孝乎惟孝。友于兄弟。遂申之云。施於有政。蓋論語作於。引書作于。注疏本孝乎。漢石經作孝于。今反而觀之。亦可推也。抑書文一例。而傳者之異歟。詳金滕疏。引左傳者。桓十三年文。詩召旻云。維昔之富不如時。鄭箋云。時。今時也。

予惟曰。汝劼毖殷獻臣。侯甸男衛。矧大史友。內史友。趣獻臣。百宗工。矧惟爾事。服休服采。矧惟若疇。圻父薄遠。農父若保。宏父定辟。矧汝剛制于酒。

劼苦八反大音太圻與
幾同父音甫辟音開

自此而下至篇終。皆自妹邦推之。責君治臣。以爲民先。而
申告之嚴者也。劾咎者。固戒也。此通下之文。皆固戒其剛
制于酒也。經自大史而下。不言劾咎者。蒙上省文也。至康
叔乃言剛制于酒者。通上省文也。獻賢也。臣非賢不用。故
曰獻臣。懼或不賢。雖賢猶勉。當固戒之也。衛故殷都。有殷
舊賢臣。所監亦有之。故先別言之也。康叔以孟侯爲監。侯
甸。男。衛諸服。蓋所監之遠焉。蔡氏謂此與文王庶邦同
也。自大史而下。則惟言衛國矣。大史。內史。鄭氏謂掌記言
記行。是也。友者。君以臣爲友。詩所謂友紀也。史在左右。特
以友言之。下文諸臣。皆互見也。越及也。獻臣。今新國賢臣
也。對殷獻臣而言。蓋凡臣職之要者。皆特稱之。其餘羣臣。

則以獻臣統稱之也。宗工掌記功宗以宗禮百工。故曰百宗工。以其記諸獻臣之功。故與獻臣相次焉。史與宗工特稱之者。皆記載之要也。此言矧者。新於舊。近於遠。况當固戒也。爾事猶事爾也。詩曰。豈不爾思。其爲文同也。服事休息也。言有事於休息者。鄭氏謂服休燕息之近臣是也。采采服也。朝祭用之。言有事於采服者。鄭氏謂服采朝祭之近臣是也。此言矧者。况爲近臣也。若順。疇類也。言三卿各順其事類。猶堯典以惠疇言百揆也。蔡氏謂圻父司馬也。主封圻。農父司徒也。主農。宏父司空也。主廓地居民。謂之父者。尊之也。是也。薄驅也。詩曰。載驅薄薄。違者不從。瀦而背之也。謂圻父驅其所違者。保安也。謂農父順其所安者。

辟與闢通。孟子曰。辟土地。詩曰。啟之辟之。謂宏父定其所辟者。此三卿之事。所謂順類也。先言圻父者。司馬主封圻。有詰禁焉。此監者爲急也。蔡氏謂禁酒酒爲急者。亦其職也。此言矧者。況爲大臣也。剛制于酒者。爲酒所剛制也。制猶困也。易曰。困于酒食。論語所以言不爲酒困也。凡酒失皆狂。蓋酒之氣陽。其失則剛也。詩曰。旨酒思柔。又曰。飲酒溫克。溫克者。柔克也。懼其剛制也。自劼毖殷獻臣而下。皆以剛制于酒者。固戒之矣。惟極乎康叔而倒見焉。詩曰。七月在野。八月在宇。九月在戶。十月蟋蟀入我牀下。其爲文同也。蓋劼毖之義。自舊而新。自遠而近。自卑而尊。康叔爲衛君而監諸侯。則其本也。故劼毖之曰。况汝剛制于酒。此

其辭嚴矣。

朝直遙反。蟋蟀音悉。率牀下之下古音戶。

述曰。釋詁云。勑固也。獻賢。詳皋陶謨疏。詩文王云。殷士膚敏。裸將于京。言殷獻臣也。洛誥言殷獻民。其例也。周官職方氏云。辨九服之邦國。方千里曰王畿。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。鄭禮注云。服服事天子也。詩云。侯服于周。賈疏云。侯之言候。爲王斥侯。甸之言田。爲王治田出稅。男之言任也。爲王任其職理。采者事也。爲王事民以供上。衛者爲王衛禦也。蠻之言縻。以政

教廣來之。自此已下。皆夷狄矣。夷者以其在夷狄中。故以夷言之。鎮者以其入夷狄深。故鎮守之。藩者以其最外爲藩籬也。自侯服已下。各舉一爲號。皆互通也。其夷狄三服亦互通。是以大行人總謂之蕃國也。蕃與藩通。周官大行人云。侯服。歲壹見。甸服。二歲壹見。男服。三歲壹見。采服。四歲壹見。衛服。五歲壹見。要服。六歲壹見。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壹見。注云。九州之外。夷服。鎮服。蕃服也。以此知要服已上九州之內也。皆中邦也。要服。卽蠻服也。言要束之而已。要服已下。經不及之者。非中邦也。大不作太。傳者或異焉爾。詳大誓疏。鄭大史內史義。見禮玉藻疏。玉藻云。動則左史書之。言則右史書之。禮疏引熊安期說者。謂襄二十

五年左傳云。大史書曰。崔杼弑其君。是記動之事。大史爲左史也。周禮內史云。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。則策命之。僖二十八年左傳云。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。是皆言誥之事。內史爲右史也。今攷漢志云。左史記言。右史記事。事爲春秋。言爲尙書。其於禮言。則反之矣。禮言左動右言之書。互文也。尙書豈記言而不記事哉。襄三十年左傳於鄭云。使大史命伯石爲卿。則大史而記言者。豈不爲左史乎。覲禮云。大史是右。則何也。周書史記篇云。召左史戎夫。乃取遂事之要戒。俾戎夫言之。將記言者。左史也。古今人表云。右史戎夫。又異焉。夫周官史職。無左右之名。今此經未嘗言左右也。左傳襄十四年。於晉云。左史謂魏莊子。昭

十二年於楚云。左史倚相。彼侯國之史。有左則有右可知也。然必以動言之記。左之右之。其不然乎。言人人殊。固有絲矣。蓋言動者。左右史皆書之也。王制云。大史執簡記。大戴禮云。內史大史左右手也。職不分司。名不分繫。善夫。周官云。大史掌建邦之六典。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。蔡氏据之。以言侯國。今無以知其必然也。詩伐木序云。自天子至于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此孟子所以言堯之於舜。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詩假樂云。燕及朋友。毛傳云。朋友羣臣也。大誥云。我友邦君。蓋諸侯者。天子之友也。詩雲漢云。旱既大甚。散無友紀。鞠哉庶正。疚哉冢宰。趣馬師氏。膳夫左右。鄭箋云。人君以羣臣爲友。蓋天子且然也。而諸侯明矣。

詩毛傳於雲漢云。宗尊也。於臣工云。工官也。故孫氏云。宗工。謂尊官。是不然也。堯典云。允釐百工。蓋百官於是乎盡矣。既曰百尊官。何以言經之矧况而尤尊者乎。或曰。周官之職。曰內宗。曰外宗。曰都宗人。曰家宗人。皆宗工也。似矣。然何以稱百宗工乎。亦不然也。洛誥云。予齊百工。又云。記功宗。以功作元祀。遂云。丕視功載。乃汝其悉自教工。故云。惇宗將禮。此所謂百宗工也。殷之宗工。盤庚之選勞大享者。是也。周因於殷而損益之。故殷曰宗工。周曰百宗工。蓋同而不同也。引爾思者。詩竹竿文。大誥言予翼。亦其例也。服事。休息。釋詁文。鄭服休服采義。見書疏。禮玉藻云。諸侯朝服。以日視朝於內朝。朝辨色始入。君日出而視之。退適。

路寢聽政。使人視大夫。大夫退。然後適小寢釋服。詩碩人云。大夫夙退。無使君勞。言君之休息也。有事於休息者。若周官小臣。正王之燕服位。是也。采服。詳皋陶謨疏。魯語云。天子大采朝日。少采夕月。注云。虞說曰。大采。袞職也。少采。黻衣也。有事於服采者。若周官司服掌王之吉服。是也。司服云。眡朝則皮弁服。蓋素絲而純采者也。眡與視通。蔡傳云。曰友曰事。然有不可友者。孟子言古之人曰。事之云乎。豈曰友之云乎。又云。服休。坐而論道之臣。服采。起而作事之臣。今不從者。攷工記云。坐而論道。謂之王公。作而行之。謂之士大夫。蓋天子稱王。諸侯稱公。坐而論道者。君也。作而行之者。臣也。僞周官云。三公論道經邦。亦非言侯國之

臣也。蔡殆以爲若孟子處齊爲賓師之類也。今攷孟子云。學焉而後臣之。學焉者。事之也。臣之者。起而作事也。旣臣之。則不同事之矣。且信曰事之。是孟子所謂師也。父兄也。爲弟子者。又安所固戒之乎。君之所事。禮絕百僚。其序宜在三卿之上。唐肅宗之於李泌。當時所稱白衣山人者。其禮猶然也。今以矧况言之。而在三卿之下。非其序矣。若夫服采同訓。是曰事事。亦於文未適也。蔡傳云。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。蔡以若有汝義。爾猶汝也。王氏樵云。侯國三卿。名位通於天子。故謂之若疇。非謂三卿之禮與康叔等也。王氏据王制所謂大國三卿。皆命於天子也。雖然。臣與君疇。非立文之體也。齊語云。人與人相疇。家與家相疇。韋注

云。疇匹也。釋詁云。仇匹也。郭注云。仇猶儔也。傳與疇通。此蔡義之所繇也。今攷詩關雎云。君子好逑。釋文云。逑亦作仇。毛傳云。逑匹也。逑假借爲仇。詩兔罝云。公侯好仇。是也。古義。疇不訓匹。釋詁云。疇誰也。問其爲誰。以其相類也。九家易注云。疇類也。蓋相類若田疇然。故相類則相竝。相匹則非相竝。其義不同也。釋詁云。妃匹也。妃古通配。君之配天。妻之配夫。臣之配享。其相匹也。豈相竝乎。鴻範九疇。史記訓爲九等。夫等者。相竝之義也。且以匹君爲言。何不言汝疇而言若疇乎。此文上下。皆稱汝也。何必變文乎。旣曰匹君。則曰圻父。曰農父。曰宏父。於文足矣。所言薄違若保。定辟者。不亦文之綴旒乎。圻古通祈。詩毛傳云。祈父司馬。

也。繇是推之。則三卿從可知也。三卿之名。不同周官。蓋武王之時。非必周官之制也。抑官有別名歟。祈父者。宣王以後之詩。其稱名與酒誥同也。周官大司馬云。制畿封國。以建邦國。制軍詰禁。以糾邦國。蓋主封圻也。而詰禁行於斯矣。則侯國之制可推也。周官大司徒云。辨十有二壤之物。而知其種。以教稼穡樹藝。蓋主農也。王制云。司空度地居民。又云。無曠土。無游民。詩白駒傳云。空大也。釋詁云。廓。宏大也。蓋主廓地居民也。詩大明云。維師尚父。蓋尊之也。引薄義者。詩載驅文。昭元年左傳云。未陳而薄之。謂迫之也。晉語韋注云。薄。迫也。蔡傳云。圻父。迫逐違命者。是矣。今攷詩毛傳云。薄薄疾驅聲也。蓋薄而迫之。則驅之矣。此言驅

者。於文尤洽也。疇。詩祁父箋引作鬻。釋文云。鬻。古疇字。本或作壽。詩疏引鄭酒誥注云。順壽萬民之圻父。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。僞傳云。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。蓋說與鄭異。而句讀亦同。咨之爲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朱子云。舊注從父字絕句。荆公從違保辟絕句。復出諸儒之表。蔡傳從焉。引辟義者。詩皇矣文。蔡傳云。宏父制其經界以定瀦。蓋辟讀必益反。辟瀦。說文義也。今辟讀闕者。以官曰宏父。辟之則宏。於文尤洽也。釋詁云。辟君也。僞傳云。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。慎擇其人而任之。則君道定。况汝剛斷於酒乎。傳言矧况者。於文未適也。蔡傳云。剛制亦劼毖之意。剛果力制之也。又云。况汝之身爲一國之視倣者。可不謹於

酒乎。蘇蔡言之。非添可不之文。將曰。况汝謹於酒乎。是其美辭也。非其戒辭也。引易者。困九二文。旨酒思柔。詩桑扈及絲衣。皆有其文。引溫克者。詩小宛文。詩教有溫柔之義。謂溫者當柔也。詩抑云。敬爾威儀。無不柔嘉。又云。在染柔木。言緝之絲。溫溫恭人。維德之基。故曰。溫克者柔克也。柔克則非酒之所能剛克者矣。剛制猶剛克也。引蟋蟀者。詩七月文。自在野而下。皆言蟋蟀之所在也。其文則倒見者也。釋言云。矧况也。孫氏云。矧詞也。詞與辭通。蓋以矧卽矧。從說文義也。此不得矧况之實。而以矧爲語辭。豈其然乎。厥或誥曰。羣飲。汝勿佚。盡執拘以歸于周。予其殺。佚音逸此承上文而言。蓋侯甸男衛及諸臣之不受劾而羣飲。

者也。或誥者。告於康叔也。佚失也。康叔既奉王之大命。以
劫之。而爲上者。身爲民先。羣飲不率。此康誥所謂不率
大夏。又所謂人有小罪。非責。乃惟終。自作不典。乃不可不
殺者也。苟其佚之。此盤庚所謂乃既先惡于民。惟予一人
有佚罰者也。周京師也。春秋曰。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。
此監者所以治庶邦之例也。蓋執則必拘之矣。予其殺者。
康誥所謂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也。下文言時同于殺者。卽
同此也。

述曰。佚失。詳盤庚疏。引春秋者。僖二十八年文。京師。詳洛
誥疏。僞傳云。民羣聚飲酒。蔡傳云。羣飲者。商民聚飲爲姦
惡者也。其者。未定辭也。蘇氏云。予其殺者。未必殺也。猶今

灋曰當斬。皆具獄以待命。不必死也。然必立灋者。欲人畏而不敢犯也。此皆未察於上下之文也。其言民者。於經病添文也。周官司穢云。禁其以屬游飲食于市者。若不可禁。則搏而戮之。此治其民之羣飲也。民之羣飲。康叔自治之。安所用執拘以歸于周乎。萬民之罪。必于周自治之日亦不足矣。立政所以有兼于庶獄之戒也。拘一作柯。說文云。柯。撝也。周書曰。盡執柯。蓋異文也。或曰。言執而撝去以歸于周也。然苟非拘之。則何能撝之邪。撝猶麾也。孫氏云。殺同繫。左傳杜注云。繫放也。此以殺羣飲者爲過。將破字以釋之。爾非也。

又惟殷之迪諸臣。惟工乃酒于酒。勿庸殺之。姑惟教之。有斯明

享乃不用我教辭。惟我一人弗恤。弗獨乃事。時同于殺。獨音

此又言不受劾愆而涵酒。非羣飲者也。惟殷之迪諸臣者。紂導爲惡之諸臣也。惟工者。今之臣工也。其爲文。猶上文言惟亞惟服也。其冠以又之爲文者。猶康誥言亦惟君惟長也。上文言劾愆。故善視之曰殷獻臣。此言不受劾愆而涵酒。故追原之曰。惟殷之迪諸臣。上文言侯甸男衛。周之臣工也。自大史至宏父。衛之臣工也。故統稱之曰。惟工。上文於羣飲不目言之者。近承上文劾愆者。旣目言之也。此於涵酒目言之者。嫌非近承也。言又惟紂導爲惡之諸臣。又惟今之臣工。旣劾愆之。乃自涵于酒。以其非羣飲。勿用遽殺之。姑惟再教戒之也。有斯明享。以用我教辭而異禮。

也。蔡氏謂有者。不忘之也。斯此也。指教辭而言。享。上享下之享。是也。蓋享者。君賜其臣之大禮。左傳曰。享以訓恭儉。又曰。爵盈而不飲。故其心有此教辭者。明其今不酒。以享禮享之也。享與饗通。禮曰。饗所以明君臣之義也。乃不用我教辭者。是惟殷之迪諸臣。惟工。以怙惡終也。我一人。武王自稱。因上文歸于周而言也。弗恤。猶上文言罔愛也。獨絜也。國語曰。國人弗獨。今言酒德不絜。則我不絜其事也。時是也。是同于羣飲之殺。堯典所謂怙終賊刑也。

述曰。蔡傳云。殷受迪導爲惡之諸臣百工。繇今攷之。工。官也。卽臣工也。連殷言之。則惟工之文。不亦綴旒乎。僞傳云。惟衆官化紂。乃沈湎于酒。此以惟工屬下讀焉。於文末適

也。隱元年穀梁傳云。殺世子母弟目君。蓋曰言之也。目言之者。猶名言之也。昭三年左傳云。不有寡君。言心之所無而忘之也。詩墓門釋文。引鄭書注云。斯析也。所引不斥篇名。今不以言此經者。爲迂也。引左傳者。成十二年及昭五年文。引禮者。聘義文。聘義言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者。與左傳義同。僞傳云。汝有此明訓以享國。傳自康叔言之。上下經文。義不貫也。或以諸臣享國言之。則諸臣豈皆有國乎。釋詁云。錫明也。詩天保毛傳云。錫絜也。弗明則弗絜矣。故以明享而視酒者。絜何如也。引國語者。晉語文。

王曰。封汝典聽朕。勿辯乃司。民涵于酒。

辨音

辯。蔡氏謂治也。侯甸男衛。及諸臣。皆康叔之所司。故曰乃

司。言汝常聽我。必酒。苟不自。必而勿治。汝司。則爲上者。無以爲民先。而民遂。涵于酒矣。此終告康叔而嚴之。以結上文。勅。必之意。而通篇之義。皆終於此焉。蓋康叔臣於王。而君其國。侯甸男衛亦然。康叔先自。必以治侯甸男衛。及諸臣。卽所謂御事助成王德顯也。妹邦之民。有不。必酒而從王之大命哉。○謹案周官萍氏之職。幾酒謹酒。迄于灋而酒禁猶存。文帝所以有酺五日之令也。景帝禁酺。歲旱而然。灋漸弛矣。武帝權酺。遂專利焉。呂氏謂古人惟恐人飲酒。後世惟恐人不飲酒。可慨甚矣。豈不然乎。又安知後世可慨者。尤有非酒而甚于酒者乎。王者之興。非灋酒誥而勅。必之。將何以獨其事也。武侯治蜀。路無醉人。其灋古何

如哉。夫非酒而甚于酒者。則何異于非酒之酖邪。路無酖人。斯其亟矣。萍音平。淺平聲。酖音蒲。權古岳反。酖深上聲。

述曰。詩采菽毛傳云。平平。辯治也。則辯者。治也。辯與辨。辨皆通。攷工記云。以辨民器。注云。辨。猶具也。具之者。治之也。今之所謂辨也。江氏云。辯。古徧字。言徧也。蓋蒙上文而言也。然辯治者。必之而聽其必焉。於義尤融也。僞傳云。辯使也。勿使汝主民之吏。涵于酒。此以辯通平。以平通倅也。釋詁云。倅。使也。傳以言此經。則迂矣。且失其讀矣。蔡傳云。乃司。有司也。蔡於乃之爲言。猶略也。周官注云。萍以名官。取其不沈溺。幾酒苛察沽買過多。及非時者。謹酒。使民節用酒也。引酖酖者。見漢書本紀。文穎注云。漢律。三人以上。

無故羣飲。罰金四兩。此漢之酒禁也。韋昭注云。以木渡水曰權。蓋官獨酤酒。禁民爲之。如設權者之專利也。引武侯者。見三國志注。蓋罰二十以下。武侯慎之。其非本康誥而濫酒誥者歟。